



2875
5



門 18
號 2875
卷 5

馮琦庵先生北海集卷二十五

齊郡馮琦用韞著



書牘

答王懷棘

寄李霖寰制府

答張念碧撫臺

答尹春寰中丞

答王霽宇

答張憲副同年

答左海樓侍御

北海集

卷三十五 目錄

昭和二十八年
九月七日
購求

寄李翼軒大叅

與呂新吾大叅

寄呂新吾大叅

答蘇紫溪大叅

答張岱輿太史

與連小嵩侍御

答葛龍池尚寶

與臨朐令盧君

答費似鶴年兄

答沈繼山開府

寄張濟東中丞

答楊月川中丞

答顧充庵中丞

答張念華侍御

答党蘭窓中丞

答鄒四山太史

寄柯立臺侍御

答麻慶洲老師

答張華岑禮部

答鍾文麓侍御

答趙心盤兵道

答李翼軒大叅

與呂位吾太守

答顧中丞

簡李侍御

寄王見峯司徒

答鄭範溪官保

寄馮開之太史

寄秀水李大尹

答馬連城侍御

答何侍御

答朱鑑塘廷尉

寄楊密雲盤石

答馬岐岡侍御

答周礪庵太史

答王懷棘

屢承手教具悉邊臣苦心向來邊事頗類弄丸使人屬目全在運用宛轉一住手則丸墜矣至於實心實事不事粉飾則反指爲瑕瑜譬之宮墻用磚用石方可久而不能無小破缺惟用灰一塗觀者反無隙可指然外飾大盛內必不堅此其得失必有能辨之者兄丈有識有力弟所傾服但願自保始終不差一着毀譽飛語則堅塞兩耳無聽耳詞林冷局不宜以薪水之費累兄丈懸魚之節辱貺賜又不敢不拜願後勿復爲煩一切交游已多謝却一餽一否一受一否

人將以爲詞耳如何如何大計紛紜幾無完璧惟丈
則無一人敢置異說者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
也舍親王霽宇感兄丈特達之知不啻鮑叔卽弟亦
且欣荷附此道謝諸未具悉

寄李霖寰制府

播事更數年撫勦迄無成效 天子舉西南半天下
屬之幕府臺下起田間仗鉞剽劍而登壇卽山河震
搖風雲變色矣播酋悖天日殺生靈以一州之地抗
王師真與螳臂無異以尉佗之才據有南海陸賈折
之使其臣伏但云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聞越相

攻第遣戈船下瀨二軍出會稽境上而餘善之首已
懸于轅門矣故曰以夷攻夷中國之形何況么麼小
醜眇然在方域之中譬之蝥虱之處豚蹄蟻矇之在
盎甕耳以 聖主之威靈幕府之籌策外之兵形旣
合內之惡黨將離大號一頒自相魚肉倒戈剗刃寧
須崇朝戡定之勲事將唾手伏讀封事虜在目中矣
不佞草土餘生豈更有用世之想惟是疇昔之歸
主恩深厚寧有 上以三假予臣子而再召之不至
者論情論理不容不出第出而一無所濟更成負國
今且何以自效願臺下之發吾覆也遠承翰札期望

過殷非所敢聞草勒布謝臨書神往

答張念碧撫臺

不孝歸三日而先君弃不孝孤也先君倜儻諒直精神奕奕豈其年不及耆指使而遽無祿卽世惟不孝積謬累咎以及於此也先君沒之日猶與客談笑如平時病且革呼兩孤而誨以立身涉世數語一無悲惋一無繫戀若將有信宿之行者嗚呼先君於生死之際可謂了然矣獨恨不肖別以經年見以三日三日之後永無見期傷哉不孝何所怙而自存乎臺下惠念舊好使使者弔喪又以王上寵禮俯相勸慰

親恩罔極 主恩亦罔極而爲臣爲子毫無報答三誦來緘適足增其罪戾增其割裂耳頃者道出貴邑邑人問安否者趾相錯於旅人之館歸而爲先君言之先君尚問河流通徙士庶家興敗苦樂不孝具述其槩先君爲之三歎使者來致書歸購不孝哭而致諸几前曰此吾東土公祖加禮於士大夫者也雲霄故人加禮於舊邑大夫者也而先君寂然不復聞矣無父之孤每見父執及故舊未嘗不爲刺心讀臺下書猶之見臺下也顧安得先君復起侍左右如平生歡乎謹西向稽首以謝臨書第有泣血

答尹春寰中丞

伏承芳訊以栩栩園圖見示披閱數過若卧遊夢遊不知漆園有此奇邃否勝情真致故自不減古人夫夢蝶近幻而實真境夢鹿近真而實幻境要以出不訢入不距翛然往來愚未見真想之爲形跡拘也篇什久廢謾擬短歌終是不韻其以廁于羣玉之側則奈何先君營菟裘治水上二畝之宮竹居其半有亭有樓有池飛泉出其左澄湖帶其右大江以北當爲第一若以語三湘七澤之間恐不免爲遼東豕耳去郡城七十里頗難日涉不佞遂欲謀之近郊兩邑之間有瘠土約五畝遍地出泉民棄不耕不佞以善價易得之澤國愛山山城惜水物固以少重耳以土爲垣以茅爲屋以曲木爲棟僅堪容膝名曰小冶南臨小河鄰壤高柳數十株可坐以風遠山青蒼幾如四塞蓋不佞所有者流水一曲借樹於近借山於遠十步之內數里之外盡欲攬結而爲吾有來諭吾自有園豈向子平之五岳而不佞直欲向子平五岳爲吾園耳不揣欲借片言於大君子而不敢請敢因使者私布之大貺過腆何德以堪以尊者命臨之不敢不拜謹頓首謝

北海集 卷二十五 七 三十一
答王霽宇

昨見三邊制府有招安之奏恩威兩損紀綱蕩然天下之亂從此益長矣受降如敵況於招安彼自知罪大無容身地寧肯帖然非設詐緩師則阻兵自守撫鎮雖入城亦在其掌握不敢動搖異日安望其能正法也海氛甚熾賊氣已盈高麗連催行文請救入犯內地勢所必然而當事泄泄沓沓事循舊套棟撓椽崩僑將壓焉大約天下之事患在真玩愒假張皇真偷安假鎮靜事至張皇已非勝算矧其請兵請餉原無制敵謀國之誠只是欲 朝廷見得任事科道可以無言異日事之不濟則曰當時已曾言之矣至於肉食者計畫無所出只得外示閒暇苟安旦夕異日有事則淪胥及溺而已故所謂張皇鎮靜皆非真實惟玩愒偷安乃其本色耳南兵事已與孫月老言之矣併此上復

答張憲副同年

得來教具悉雅意向在中途亦曾見示弟已中心載之矣大畧仕途最難得者二一曰公論稱許以爲才稱其官二曰公論稱屈以爲官不滿其才此皆異日遠到張本文以腹裏調澆關所謂公論稱許爲才稱

其官者也由名諫議回翔藩臬十餘年所謂公論稱
屈官不配其才也若官配其才衆望已滿無有餘不
盡之意則扶之者少而過求之者至矣今最難得者
大皆有之遲行速行終有到日不必更論內外藩臬
內轉近日惟見二王然二王亦皆不利大凡破格之
事難以預期卽得之亦未必爲福不如從坦途向上
更穩更速潼關無邊臣之危苦有邊臣之聲望今第
一心營職厚自樹立稍加至觀察卽可建牙矣二老
雅意良厚然尚難預必如弟樸直却是實理實事耳

答左海樓侍御

貌焉孺子何足以保任大惠而仰頌隆貺卽弟心亦
甚不能安然以丈福德多男之餘慶精意所注卽爲
吉祥或可仰席寵靈麤延宗胤則旣肅使者而拜賜
矣弟處非其據丈去非其罪吾輩自處顧道理何如
耳在弟當戒懼在丈當坦夷今且明農課子奉老親
膝下之歡亦自快事一縣之內生齒不下十萬成科
名爲仕宦者不過數人豈吾輩才德福澤偏當在萬
人之上以此思之無適非佳境矣居家惟靜惟儉爲
要讀古人書以自娛耳

寄李翼軒大叅

蓋士有曠世相感忘年定交而不肖於閣下幸以世講得望絢履閣下辱而收之若以爲孺子可教者卽奉教之日淺而知則深矣閣下文章政事卓絕一世上可以潤色鴻業爲國光華下可以展錯藩維備時緩急而多讎少與爲世所疑豈不以白璧難工蛾眉易妬知希彌貴和寡彌高者哉不肖才不踰中人年未及強仕乘時缺乏塵點九卿往歲東歸便欲長往不意 恩假至再 嚴旨至三臣子之誼不敢自處於不敬去而不敢不來來而不能不轉旣踰分量亦違初心高鳥遊魚有慙色矣仲輿請 告附以通訊

先曾祖官憲副自遼左遷於青家不滿百金三十年一紵衣居官如貞女居室如嚴師居鄉如寒士未知於古人何如今實未見其比先祖兄弟四人後先繼起皆以清白砥礪不潰其家聲先祖以王事卒于外先祖母忍死存家君家君時百啐耳此其概皆可紀獨念必得鴻筆如閣下乃可以彰往事詔來者敢因仲輿以請閣下若惠而爲立傳則百世之德百世之感也誌狀一冊附呈紀載殊畧得閣下許可而後敢摭拾遺事以聞典記者

與呂新吾大叅

士有契友不如有益友乃幸於門下見之蓋此道廢也久矣杯酒徵逐笑語詡詡一言投合立謂同心片語唱酬輒稱不朽世所謂契友大畧若此矣於是以美疾爲愛我以藥石爲惡我以降心相下爲知我以盡言相證爲不知我夫人各有能有不能物有所不足亦有所豐知其能知其不能知其豐又知其不足乃稱相知今不論妍媸盡廢箴警而徒取其相狗相合私昵則有之何名知己哉不佞向以舉子業就正於門下指摘彈射不失尺寸不佞私心固已伏矣乃至瀕行數語勤勤懇懇指其迷津偕之大道不佞惘

然如失恍然如有得也雖拱壁駟馬何以溢此吾師乎吾師乎何但益友云爾哉所恨者數年同遊輦下不能時領教旨自淑身心妄謂門下水鏡人倫自宜門無雜客不敢以造請之跡點染庭階恐耳食者漫與置騎掃門之倫同類而姍笑之也古人之言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不佞於先生猶見吏部焉固知不及古人遠矣要以繫匪匏瓜臭同草木此燕彼粵不害爲同心此韋彼弦不害爲同德襟期無改萬里比鄰無令雷陳獨稱膠漆僕與門下勉之而已人臣用職期在報主何內何外何毀何譽眼界

北海集 卷之五
欲寬脚根欲定不愧于世人易不愧于君子難不愧于友朋易不愧于心難僕與門下勉之而已

寄呂新吾

先叔祖母陳者大司馬公女憲副公妹也歸先叔祖
寬泉公先祖以大行卒於廬州叔祖往扶柩痛哭嘔
血而卒卒時叔祖母年二十矣聞訃不食欲以身爲
殉涕泗百方慰解得不死而依曾祖母以居曾祖母
歿大歸于陳三十年其兄副憲公歿則往來就養諸
姪子家又十年家君自雲中罷歸乃始有定居與先
祖母同卧起形影相依也生平端嚴簡重不輕笑語

錦綺無所御親戚慶弔無所與含辛茹苦五十年而
卒卒之日檢其遺笥嫁時衣裘具在隨風縷縷如敝
楮焉外母陳者卽先祖母從妹也歸外舅姜嵐五年
稱未亡人時年二十三矣有姑年六喪女纔兩歲女
長適不佞不佞登第迎至京邸一年輒欲行室人固
留之曰若不能離母余亦不能久離姑而處於此也
灑泣而別竟成永訣焉至家凡六年而卒卒年四十
有九當其病時姑爲延醫視之辭曰未亡人宜死久
矣終不使他人屬手而診息竟不視疾而死此兩母
者皆志酬于同穴而事定于蓋棺且外母獨一女耳

北海集 卷三十五
無子叔祖母無子亦無女兩母不敢殉夫死者獨以
有姑在世徒謂立孤者難於殉死夫立孤之與無孤
可立也豈可同日語哉惟仁人君子早爲題 請表
章徽懿發皇幽眇亦維風興化之一端也先是去歲
以懇范公祖業已許諾旋爾遷秩詹公祖銳欲表揚
而府中文移未至移至又以入 賀行已而裁書白
屠公祖荏苒間謝事去矣念惟兩母生前艱難萬狀
歿後又復齟齬卒難表白不佞私心甚痛焉敢盡布
之執事惟執事留意圖之

答蘇紫溪大叅

遠承翰札兼之貺賜若以代言移德于我者夫以代
言則不敢受以同袍則不敢辭而周誦來教勤勤懇
懇知雅意相念甚厚不獨以代言故也則旣肅使者
拜賜矣乃至侈談細旃金匱之業令人踧踖汗背而
自敘吏稀人靜鳥鳴山幽則更翩翩神往恨無由一
望吏隱風調耳大抵監牧大僚易則易于則于卽當
盤錯之會一閉閣無復事矣輦轂散局非劇非閒非
有事非無事稍暇展卷操筆作數字蒼頭持刺來輒
披衣出肅客比入前緒已不可復尋終歲役役而課
功一無所有由此言之則來諭所謂冥搜今古窮兩

緯極九淵竟安屬乎要以世有作者亦何必僕世無作者僕欲何爲豈不亦天民之逸樂者哉顧且如老丈期望何冗中占答不多及

答張岱輿太史

別離八年隔絕萬里忽奉手教何啻足音閣師在相位久久則于身不能無得失於海內不能無恩怨而于宗社不可謂無功當主少國疑法弛人玩斤斤操三尺以幹國政強主威官闡不干政中外無慢令府庫實邊境安此以比古救時之相何讓哉身死未寒羣議蜂起向之稱功誦德者皆操戈爲難首厚其罪蔽其功官削謚奪禍流子孫嗚呼亦太甚矣世之爲議也足下才足自達而亦卒從吏議投荒炎徼在古則柳子厚在近時則楊用修皆爲流人說者以爲此兩人得窮文乃工以自見于後世視當世貴人所得孰多少也此則足下之事願足下勉之來諭欲同館諸兄言之執政我聞有命敢不良圖第事求可功求成非乘機邁會雖焦唇敝舌不爲益上怒未怠非執政所能得也明歲建儲或有恩赦儻可冀望什得一乎

與連小嵩侍御

敝鄉葛太史以公輔之器中道天闕以死朝列悲之太史娶于任子如鳳任之自出也而任夫人亦相繼死孺子煢煢無所歸命其兄尚寶君收而養之爲之締姻爲之延師甚有恩紀尚寶君視孺子猶子也是孺子無父而有父太史雖死而不死也而任夫人之弟光謙者頗肆其凌侮繼以告訐今孺子在尚寶君所端肅公夫人儼然在堂假令逝者無知則已逝者有知必不欲其出令之外家與同胞兄爲難震驚其祖母以不利于孺子先是太史歿于京邸光謙薄有所獲尚寶君逆而閱其行李于途執其所有以還孺子光謙大慙失望卽任夫人亦不謂善也任夫人歿而所蓄散入諸戚屬家光謙忿前日奪其所取後且復然因羞成怨因畏成讎故爲先發制人之計其詞曰尚寶君父子故與任夫人不相能任夫人以氣憤抑鬱而死任夫人先太史而病後太史而死其歸也實載蒲圃之櫬以從而曰死由尚寶君父子此詐也渠計且將訟之臺下以臺下神明臨之無所遁情顧此事始末曲直具在闔邑士民之口而士民之口不能自達故諸生據情實採公論以聞于下執事夫葛氏之貲可勿問也此誰非葛氏之甥舅親暱其以爲

孺子樹敵而召怨也難爲任氏非任夫人意也縱任氏以凌葛氏非太史意也惟臺下酌情法之中稍一禁戢之太史與臺下幸附同袍之誼值臺下持節按東土此所謂千載一時知臺下必將以末光振之也敢布腹心伏惟登炤

答葛尚寶龍池

鳳池歿後至今不能喻遣于懷屢奉緘書詞旨懇惻以鶴鴿之痛增黃鳥之悲感念亡友若在初歿憶鳳池屬纊時弟輩悼心驚骨失聲長號諸事倥偬人語雜亂實不聞內人有他言及書來云云諸君皆不測所謂就而問弟弟亦茫然鳳池溘歸九原子然一子不有兄弟誰則恤之假令無兄丈撐持門戶經理家計有司必至改觀鄰里必至異態債負必至抵賴莊宅必至蕭條紛紛萬事何所不至彼其病母弱子依藉甚厚而不自知也弟遣荆人具道此意勸以惟長兄是聽始而拒旣而疑終而相信因曰凡事當聽伯兄亦望致一言于伯兄彼旣已聽不佞言似難盡違其請故前書畧陳此意而不能詳婉非他有所聞也婦人女子難以理論不痴不聾不作家翁故當以不聞不較處之赤心血誠以感動之耳彼能感動吾復

何求彼猶乖忤彌見盛德凡處親愛而敦睦甚易處乖忤而敦睦甚難忍人所不能忍處人所不能處此自丈夫事也自古家族離心皆由僕婢傳語兩喜溢美兩怒溢惡節少爲多積微成巨諸如此輩皆當遠之至於乘機盜竊理所必有或以私費或以封藏勢難盡得操之太急彼將不堪播弄是非更成釁隙此夢老所爲撫孤爲急餘付無可奈何者也投鼠傷器覆巢傷卵弟所爲諄諄者非爲其母爲其子非爲生者爲逝者耳詞不宣心幸惟鑒亮

與臨朐令盧君

敝邑素無蓋藏兼值荒歉民實不天以老父母爲天諸所爲撫輯區畫旣殫厥心老父母之于敝邑起死人而肉白骨也獨以水潦爲災比邑更劇粟無所出而有所往故至于歲暮民遂無所得食啼饑號寒蕭條窮迫之狀城中麤可而城外爲甚城北麤可而城南爲甚民旣無所得食勢不得不借貸借貸不得必至搶奪搶奪不已必成禍亂且貧者急則富者不能獨安富者盡則貧者更無所望今猶未耳冬令不寒又無雨雪薄暮西望絳氣橫天恐又爲旱徵則民何以堪處比聞窮鄉流民頗有搶掠數石之儲皆不自

保夫自上貸之則恩歸于上自下掠之則禍成于下且强者起而索弱者不能坐而得則强者飽而弱者饑强者飽而弱者饑則亂民滋長而饑民無幸矣家叔是以有請貸之議其斟酌事勢劑量貧富頗亦平允芻蕘之言不知足叅末議否然須委得人行得法然後不爲擾而爲益惟老父母留意熟計之大畧今日之事在早行賑貸以圖窮民旦夕之安嚴禁搶掠以杜橫民禍亂之漸寒家請出粟數十石卽充公廩以賑不必取償于異日也極知纖細無以佐仁政聊爲百姓倡始耳

答費似鶴年兄

沈君來具悉動定且稱足下宦情甚薄以詩酒自雄于漢沔之間浮大白醉長夜長篇短詠興致淋漓古稱使我有千秋名不如卽時一杯酒矧其酒與名兩得之也快哉微官何物足溷靈府然足下年未強仕豈有瓠落陸沉之理會當一出願少抑情韻以就世法夔屈龍伸用其未足何得遽習懶成翁乎足下嗣猶未立弟所憂與足下正同世之榮辱了不關人損益惟此事不能遣之懷抱耳實甫還朝兩拜新命茂仁中熙遂作古人足下未之聞乎腕痛不能書故

命吏代之勿訝也

答沈繼山開府

門下綱常一疏皎然與日月爭光當其時身處雷霆之下至今令人病悸一出一處關諸隆替要之龍驤豹隱終不肯共鳧鴈啜梁藻耳今天下承平久虜實有輕中國心而禍始于陝朝廷倚門下爲萬里長城平時犯顏敢諫之士卽今日仗節戡亂之臣綏靜邊徼伸威殊俗門下復何讓焉扇頭小詩故是學步邯鄲語何足以辱許可倘以橫槊之餘不惜塵垢粃糠以陶鑄我則不佞願安承教楊公亮家居何似王陽結綬貢禹彈冠願門下以餘光振之時事多艱外不寧而內憂未敢究陳第有歎息

寄張滸東中丞

家君之備臬河上也謂得奉令承教圖效尺寸不意忽有易水之命席未煖而別去不佞雖近瞻親舍而家君遠隔師席悵悒之懷何可道者頃以東謁制府取道都門進小子而訓以先輩師弟恩義因出來函授之如侍下風而聆謦欬忽焉忘其身之在遠也惟閣下殊采駿望士民倚毗乃高卧丘樊適軸自矢然而朝議推轂皆有安石不出之懼間者民瘼方殷

上思禮老成而登用之則閣下安得優游林臯嘯傲
風雲而已碌碌下走違範有年慵以益愚疎以益拙
謬叅講幄起沃無聞慙負 聖明貽羞知己而閣下
獎詡過分寵賚駢臻感戢私衷何能已已謹因敝同
年赴任之便代申候私秋風生矣眠食自愛南瞻洛
下悵矣神飛

答楊月川中丞

門下高卧林壑瀟然物表有年數矣水之積也不厚
則負大舟無力垂天之翼以六月息深積而震發固
知其必有合耳遠厯緘書具悉存記鉛槧下士謬塵
講幄啓心未效造膝何階附命僕官以榮爲愧門下
不賜之藥言而侈談厚望之何也風便肅此布上謝
言瞻對未期臨書耿耿

答顧充庵中丞

老公祖親舉玉趾以平兩關兩關之夷蒲伏喙息委
命下吏而亡敢二三此我三韓百世之利也豈某也
敢私承之而私誦之將與遼人共百世銘之耳軍中
良苦暴露而未能馳一介以勞旋師賀成功而華箋
珍貺儼然况臨且以三湘七澤之材侈不佞之游也
不佞何德以堪此耶楚實材藪而某枵淺非衡鑑任

形過照窮物勝權殆自凜凜役之不終事幸而竣則
老公祖芘蔭實波及之方覓便以賢書請正而會奉
下執之明教輒附使者以往然已晚矣春序方和惟
爲國崇護以迓休寵

答張念華侍御

前歲聞丈已就道諸兄弟懸榻以俟清驪不虞伯母
悼棄素鞵南歸離羣索居以至於今忽奉翰教非但
空谷足音而已諸兄弟擬修不腆之奠日日在口而
苦乏便羽遂成稽緩來札之辱感愧交集諸兄比晉
宮僚弟亦與焉總之不離史局常職何以當來札侈
談之耶祥琴何日便可脂車北上別已久矣安得縮
地便相見乎吾儕比益落落莊沈二兄皆化爲異物
在長安者六人居當入京者可屈指數也晨星風
萍俱成感慨意氣何由復似昔時足下來當得一閒
寫耳

答党蘭窓中丞

自門下建牙以來諸所規恢措注度越一時條奏八
事皆石畫也王公入佐筦樞邢公新授節鉞吾郡此
時自九卿中丞省臺藩臬部署無所不有宦業之盛
向來所未有也然士所爲重以人不以官諸大夫相

北海集 卷之五
照相濡左提右挈以共濟國家事以箴警不以矜詡
此則惟門下實主齊盟執牛耳而命之耳翰貺遠臨
敢不拜德歲事將闌邊籌方急惟努力自愛以爲祝

答鄒四山太史

太翁自田間起自合夙夜以從簡書王陽叱馭在此
行也且非久 召入爲九卿矣丈常有明發之懷太
翁旣出內不奉舞綵之歡而外久虛荷橐之列無爲
也不佞爲太翁彈冠爲丈懸榻願執事無淹久里中

寄柯立臺侍御

日者 主上乏使使不肖于楚形過照窮固非其任
其不能盡楚材也是某之不敏也事幸而竣得藉手
以報命則門下之力與諸執事之勤也門下實彌縫
其闕匡救其不逮以免我干戾其爲惠已侈大矣乃
若襟期旣合肝膽可披無町畦無城府忘人我釋形
骸青松示心白水旌信此則名途所眇曠代所期而
不佞所心服心感不能一日去懷者也至於拜貺賜
仰供億懷宴語宣寵光抑又其次矣使者出疆復致
尊命三肅裁牘布上謝言道路旣遠山川間之然每
飯意未嘗不在黃磯赤壁下也良晤尚遙臨書約結

答麻老師慶洲

憶老師卧病京邸時某偕二三門弟子時得伏謁問病勢一懼一喜及台駕南發秦中無使來詢之楚人亦都不得起君狀忽奉翰札知宿痾已平眠食無恙門弟子相對大喜已而念榻前造膝時了不可得而又愀然低回久之時時把誦來教以當瞻覲耳大貺儼臨敢不拜德佯旋肅此代上謝言遙想絳帳不勝企戀

答張華岑禮部

憶昔與丈晤於李可齋處遂爾定交傾蓋陰未移而契已深矣當老師執政時丈雖居長安而不欲數通賓客惟不佞亦遂不敢相見於時近而遠及丈家居且數年而追念疇昔握手之歡未嘗一日去胸中也於時遠而近僕懷此心丈豈同哉朱生來承翰教久不奉答心甚缺然因長兄西還率爾申訊令叔老先生榮差不佞方以病註籍及開籍走候則已行矣此之為罪卽百口何以解惟丈為不佞一謝不敏臨書倍有依戀

答鍾文麓侍御

家君受教之日淺而受知己深其叅晉藩也亦惟臺下寵比及之也家君不敢以遷秩為喜而以去惠文

之側爲快快臺下居常以真精神爲官箴不肖謂士相知相與亦然精之所結神之所符家君雖遠在千里猶宇下也憲節西發不肖款款之私未布其萬一而再厯温諭重以大貺何臺下之與人周如此不肖則何德以堪之敬拜賜矣第有慙悚頃不自意有湖湘之遊事幸而集寔藉宏蔭謹以賢書請正惟臺下教之

答趙心盤兵道

承芳問者再矣年家子姪未能以時修訊于下執事而過厯存記重以大貺拜命之辱敢不稽手伏誦來諭諄諄憂齊俗難治夫里中豪之凌下姓也惡少羣而軼士大夫也訟獄繁興陰爲主而顯爲佐也門下所謂任俠使氣四言者實盡之門下揭綱維而宣風化則業已稍稍改故步而言復及此東人士可以彈冠相賀矣俾旋肅此布上謝言瞻晤有懷敷宣罔旣

答李翼軒大叅

老伯才擅一代識淹千古宜長在供奉之班待燮和之任而回翔外服歷有歲年漢廷謂蕭望之議論有餘欲詳試政事而重昇之耳不肖閔然不敏未敢希文章之業當老伯入都時私心實欲有所請正而大

雅之藩難窺小巫之氣易索遂復荏苒以至分携比來塵務經心日忘日損恐於此道長已矣家君來承尊翰重以大貺長者有命敢不拜德家君不以近畿爲喜而以遠知已爲恨老伯同袍之戀想同之耳郝生行迫率爾布謝披對何日臨風惘然

與呂位吾太守

臺下所蒞漢京兆也漢以三輔分治之而治臺下合三輔兼治之而治此於張趙諸能臣三累之上也漢制二千石入爲九卿無論京兆京兆得拜御史大夫而臺下四年不遷秩此無異故則國家詳試政事而重畀之爾客自關中來者稱臺下治績以爲當循良第一纒纒盈耳銓衡益將以叅知薇省歷階而升耶惟丈遠心曠度靜以俟之除書旦暮且下矣遠承芳訊重以多儀辱在葭莩敢不拜德俾旋肅此代布謝私披晤何期神與楮往

答顧中丞

伏讀剿處二酋之奏翩翩籌策何其工也不一勞不永逸此與營平之計先零罕有以異耶敬服敬服至謂遼左事不理人口則大疏所謂明得之君子微得之小人盡物情矣丈夫提數萬之卒扞蔽荒塞以

北海集 卷三十五 三十五
報國故發何計毀譽第浮談游說之士則不可不禁
耳使彼滿志去則聯袂接踵以來不如一大創之使
此輩裹足不東向亦遼人無窮之利也草草報命諸
容嗣陳

簡李侍御

外間皆傳足下將有舉動未知然否此甚不可事之
初起足下原非事首而顧自標赤幟爲諸公先於是
人薄諸公之怨而獨切齒腐心於足下足下舉事雖
勝愈一小快耳獨不深計異日之有反覆邪衆謀難
勝衆怨難居人主恩私何由可保必欲以二三人之
力與舉國抗衡而取必於不可恃之主恩雖幸而
勝之通國之人誰肯自任錯而帖然服足下邪前與
楊丈懇懇勸足下而足下猶有司寇之事使人得歸
曲而責直旣已誤矣豈容再誤今日之事在足下猶
項王鴻溝之勢百戰百勝而漢軍大合楚歌四起更
番爲敵足以寒心而必欲以二十八騎驕斬將搴旗
之勇弟以爲非完計也自古有以小敵大以寡敵衆
者必其內有持循先占地步未有內無所據自居以
不韙之名而徒以力爭氣勝者也今之爲計者固欲
足下之力盈氣竭以乘其敝而足下同事又多欲推

北海集 卷之五 三百五
足下爲鋒事成則均其利不成足下獨受其怨耳弟
以爲動不如靜語不如默丈其留意熟計無輕忽如
前日也

寄王見峯司徒

臺下不勝慈闈之戀得請而南春令熙和祉福嘉鬯
膝下之歡豈不甚適然而王程在近天眷維新豈可
以李令伯之陳情忘汲長孺之戀闕乎哉近閱邸報
郭中丞辨疏可異焉南中縉紳皆謂何心隱行兼三
游罪浮四凶置之憲典孰以爲非三尺之平今中丞
不辨其當罪而以罪之者不在已若將移事於臺下
者蓋季孫行父逐莒僕而自以爲於舜之功二十之
一也意在構怨而適足歸功於臺下何病焉願臺下
無自疑而急就道以對海內蒼生之望

答鄭範溪宮保

以經畧邊事而兼節制國家命官未嘗有也有之自
閣下始 朝廷掃境而屬之方且倚爲萬里長城邊
事之成敗利鈍此其一時也願閣下詳計之而無與
俗同朝議紛紛待金城方畧而決耳丈夫提七鎮之
師制五單于之命以報國故發身且不惜何暇問是
非毀譽今日簡命之隆異日功烈之盛史臣執簡以

書一時呶呶了不爲損益也遠承翰札具悉動定方
事之殷而猶治書問及故人旣整旣暇亦足以觀矣
率爾占對臨楮依依

寄馮開之太史

數年之別始得一緘長跪讀素書如見故人顏色書
中所言解衣卧茱萸軒時真如昨日事而忽已數年
往矣足下鬚髯已如老翁弟亦已見二毛十年之後
當與大馮君俱成皓首華年易徂修名不立可憐惜
也餘杭米貴居大不易雖屢空晏如不復慚兒女子
然以弟輩私計十五年第一人無便聽長往理竊聽
朝議將補足下官旣補之後似當一出官不足營亦
不足棄聊爾玩世我復何損非以腐鼠相嚇也足下
憂弟異日恐有一解不如一解之誚近知我愛我者
天下事見長實難藏拙甚易長林大壑世寧知我淺
深耶今亦未敢沾沾自道保不至貽足下憂耳一笑
一笑

寄秀水李大尹

門下出宰壯縣聲實並茂甚休甚休長安邸中眷戀
之雅至今在心偶值便羽寄聲相訊而并布其腹心
沈几軒太史與不佞同年同館雅相善也几軒早世

貌焉諸孤恃年伯以爲命年伯又復捐館門戶蕭然
惟一寡母及二弱子在耳年伯將歿以書屬不佞不
佞發函而泪淫淫下也語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遠
在數千里外雖有力安所效之所恃仁人在事萬姓
昭蕪豈有衣冠遺裔而使之失所者故敢以爲託沈
故巨宗越又薄俗內隙外侮未必可量沈氏有子門
下實翼而長之卽九原之惻可慰而千里之託不孤
矣

答馬連城侍御

別來遂久忽得芳訊真不減一函開函三復念離析
而歎羈旅顧足下執三尺法按行部中風行霜凜何
言落莫也若以稱陸沉吏隱之儔則可矣二三兄弟
比皆量移總之不離鉛槧尺寸卽弟叨列講席逾時
矣而未得一望屬車之清塵以受尚方之賜寧無內
愧汗沾衣也足下自言按閩狀平平亡奇御史嚴重
如神正不患無奇要在持大體不苛小使百司各循
其職耳足下所謂亡奇乃奇也向所言閩縣唐公鄉
賢事來諭畧未言及豈忘之耶唐公名維城爲青州
守卒于官不餘一錢至今百姓歌詠思慕之也惟足
下留意無忽

答何侍御

伏承副諭仰稔惓惓憂國之誠 上以星變下罪已
詔旨躬親廟享昨復一出視朝羣臣得一望清光便
不至內外隔絕成痞塞之漸也前日悔心之萌遂在
內奸邪亦是盛德事蓋邢銳輩作惡已久杖斃數百
命人恨之切齒而向爲 上所信任不有危言無以
動 上意而重其罪故 上信而形之詔旨非有他
也 建儲事雖未有的旨在臣子亦未敢逆料然竊
觀 上意旨事欲自出不欲從臣下建白如視朝之
疏盈百而不省一月寂無人言而反出臨御前歲張
璫事傳旨云因應對不實故處之不以外廷紛紛論
劾也卽此事可例觀此時惟有積誠以待之至期合
詞以請若單詞則或反至僨事耳辱在至愛輒布腹
心若地方事宜則臺下遊刃有餘無爲問不佞矣

答朱鑑塘廷尉

廷尉天下平固宜用天下貞勁端亮之士無論察麗
求中三尺惟允卽正人登用朝列誰不彈冠相慶者
聞當事便欲以節鉞相處其在棘寺猶遠廬託宿耳
邇來用賢遠奸士論明白庶幾小元祐矣然君臣隔
絕政務壅滯章疏發票多至日暮政本之地漸以益

北海集 卷三十五 三百七
輕外論既多見格卽中臣亦不得以時見上內之內
復有內隔之中復有隔真不啻九闈矣上不宣下不
達而中人操其兩權居者欲去去者欲來而中人操
其兩權天下紛紛方當始耳亟望清塵敬爲勸駕定
有奇策裨益朝廷瞻晤非遙諸容面悉

寄楊密雲盤石

鳳池令德雅望溘棄賓客至今念之若刺于心子然
一子生十年矣年嫂又多病計獨有結婚名家倚以
自存此子之視外家猶父也外家視之猶子也則遺
孤可立而逝者長無憾矣我二三兄弟在都下者相
與計有女未許字者乎不敢以遠爲解而皆無之昨
得知吾書始知丈有次女年歲相若門第相若兼之
夙昔同心境土相接丈若惠而許之兼爲之羽翼訓
迪以視其成立是公子無父而有父鳳池雖死而不
死也楊焦山之歿王大司馬實以女字其子吾丈高
義豈出大司馬下耶鳳池世德古心固宜有後推以
天道其胤必昌吾丈爲女相攸計無踰此敢密以請
于左右報可而後敢聞于葛氏耳知吾書附覽

答馬岐岡侍御

伏承翰札以兵事下詢憂時體國溢于毫端其欲專

責督撫罷經畧尤爲確論天下所患惟在不能任人而聽其自任耳平居不肯詰戎修備一旦有急乃始更移事任改定官秩徒滋紛擾何益成敗之數哉往歲經畧之遣蓋欲聯七鎮聲勢爲一以當虜當時議者已有一柄兩持之說今地自爲戰城自爲守經畧旣屬遙制督撫又非專官將來意見異同功罪推委恐反誤事機耳司道條南條北大臣忽賞忽罰朝議乍佞乍賢時政忽行忽止種種乖刺難以究陳第使上能任人下能任事何事不可爲豈一倭一賊遂至滿朝惶急計無復之哉適有冗役未能劇談嗣當竭底裏另相復也

答周太史礪庵

虜氣方張國耻未雪一時縉紳爭攘袂言戰而未堅決也惟是計形便料軍實不知能伸威瀚海天山之外否而大司農能具數百萬餉餉士否兵危事也跌而不振則何以善其後門下夙抱奇略新拜節鉞之命計必有定畫以慰宵旰百聞不如一見盈庭之言待金城方略而決耳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二十五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二十六

齊郡馮琦用韞著

書牘

與計益軒

與詹兵憲

與張惺宇使君

與郃總督文川

答陳里所大叅

答蕭巡撫念渠

寄王師竹宮庶

答何震川

與南吏部趙澱陽

答張斗樞太史

答蔡運長

答王鳳洲司寇

寄諸親友

寄楊夢山太宰

答蕭寧國漢穎

答王兵憲

答南部蔡虛臺

寄于宗伯年伯

與王栢峯

答郭太史明龍

寄郭北野開府

寄孫鶴峯年伯

答蕭念渠開府

答張考功

答莊公子

答張長史

寄劉太噩

答郝縉雲

答張斗樞

答王康字文學

答鍾侍御

答李翼軒

答朱鑑塘司寇

答郭汾源

答蕭中丞念渠

寄余君房

答王對滄

答江纘石

答耿天臺中丞

答周太史礪菴

答薊遼督院邢公

答王對滄司寇

答朱金庭宗伯

答沈鏡宇少司空

寄于穀峯宗伯

寄楊太宰

柬王對滄

與計益軒

頃因風便惠我雲箋相去萬里故人尚爾惟是手簡
可致足音終遙旣以喜豫轉增感慨門下懷瑜握瑾
士論所歸謂宜一出以對蒼生之望則何以戀戀泉
石與猿鶴爲羣者哉來書爲家君勸駕家君業已出
山矣旋復自悔介居江表越在有司奔走簿書忽焉
半載語云仕無中人不如歸田信然哉家君在郎署
獨於門下及平陰趙公稱莫逆惟某時亦得謁竊妄
意門下高標雅度靜一流風而趙公慷慨爽豁足當
一面維時家君以爲然曾未數年而門下再不遂趙

公亦以單詞罷歸乃知規步矩趨非諧俗之韻長才
遠畧非持祿之資二君如此家君復何望哉寄家舅
書受而無所致嗟乎嗟乎天之於報施善人何如也
乃無論世局矣王生矯矯奇士讀其文未嘗不擊節
其試卷甚有弘博之氣業已收錄以其多衍詞置稍
後僅得副藉耳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
古人所嘆何獨在今生意頗憤惋見於形顏惟門下
有以廣之遇合有時正不宜戚戚自苦然平居却
不可忘憤惋時也王生立馬索書所懷百不布一

與詹兵憲

向讀臺下上 先皇帝封事未嘗不肅然壯之也夫
事關宮闈貂璫此人臣所難言而臺下叩闥抗疏犯
盛怒逆隆旨當與古牽裾折檻之倫鴈行矣卽爲執
鞭亦所忻慕而況辱在治藉託于宸宇乃不能具咫
尺之牘上候崇嚴何以瞻彼景行慰此仰止敢顛下
价代布私衷兼有瀆陳非爲私請先叔祖母陳氏大
司馬東渚公女也先叔祖茂才公沒時年二十矣守
節五十年而沒先岳母陳氏與叔祖母爲從姊妹亦
以廿餘守節二十五年而沒此兩母者皆以青年誓
節迄於華髮其諸母儀婦行難以楮穎悉而大節孤

貞固已嚼如日月矣且先岳母獨一女耳與叔祖母皆未有三尺之嗣奉蒸嘗也兩母所不敢殉死者獨以有姑在而乳乳無以爲生瀕死者數矣世徒謂立孤難於殉死而不知無孤可立者視立孤情獨苦也蓋古稱貞臣烈女異轍同符臺下以忠義之標攝風化之柄不佞不以此時聞於典記復誰待也伏冀關白按臺一爲題請不肖業已以情白毛公祖毛公祖惻然許可矣率爾奉瀆幸惟炤原

與張惺宇使君

表貞一事仰荷轉懇卽九原有知兩母且不朽矣吳公有意乎門下之言而未深信不佞也謂節義之人沒於孤寒而表於後之有達人者恐無以示公此其持議甚正執法甚嚴不佞誠私心伏之顧所謂後之達人者獨子若孫人情迫切獨爲其父母與大父母耳其厚者亦不過庇及兄弟兄弟子則遠矣兄弟子之子則又遠外家異姓則又遠處遯遠之勢而腐心隳思以爲疎屬外氏邀死後虛名門下以爲此人情乎其又飾詞說罔事實以自墮貞士之行爲也先叔祖母守節五十年無孑然之嗣往來寄食諸子姪家乳乳而無所歸處外母奉一老母與一弱女相依爲

命耳世之孤寒有逾此者乎若獨以五屬之內有一命之官而遂謂後有達人則是兩母之事不白徒以不佞故夫前以無人言之者而泯泯後以有人言之者而泯泯則是終無時而白也豈不悲哉不佞伯叔兄弟有在學者有未入學者不佞卽欲邀恩澤於吳公祖居閒言事當別有在乃獨舍近者言遠者寧負生者無負死者門下以爲此人情乎夫惟門下知我願門下更一言之兩母懿行俱在鄉評明有士民幽有鬼神不佞斷不敢欺天欺人欺吳公并欺門下也冒昧瀆陳語無倫次幸惟鑒亮

與部總督文川

不佞豎儒耳未得承顏接詞然從縉紳後聽覩風猷仰止行誼願效執鞭爲日久矣比以荷察承明之署職當紀司馬曹事每讀經畧諸疏未嘗不竦然壯之也夫今三陲可謂至難矣昔防番今防虜叛服無定形和戰無決策漢之關中直右賢王塞籌畫一稟幕府今制款在宣大而甘肅當往來之路獨受其必趨之勢其難什百於往時夫西夏其眇小者耳韓范兩大臣左提右挈而責成功彼以天下之力供陝今以陝之力供番與虜此微獨今時卽古人難之矣臺下

計形制變圖事揆策不鏡而融無轂而運此所謂批
大卻導大窾技經肯綮之未嘗而譟然已解者耶我
僧大旣已授首而反首旋斃鬼神寔不逞於虜而假
手於番亦惟是臺下威靈式震疊之綏寧絕徼伸威
殊俗豈惟功在三陟亦且名施兩社矣不佞卽不得
仰承清塵而家君屬鞭弭繫鞅以陪周旋以受芘於
陶埏之下不佞父子心惟而自喜也家君登第廿年
里居十年不敢言蹇滯而獨以得奉指麾爲幸不佞
附通家末行缺然無一字以候崇嚴卽長者幸而寬
我顧於心何以自安乎謹因風便畧布私款膚功已
奏飲至非遙瞻望台旌日日以冀

答陳里所大叅

客歲過彭城聞車騎行河而以使事有指不敢請見
相距雖近渺若河山一水盈盈太息而已一介行李
以煩重館又勞使者導之出疆及於報命取道關洛
無由一侍顏色面布欸欸然不肖之業在隰桑之卒
章矣遠承華翰憂時念國讀之凜然辱在交戟之內
雖無言責豈其反出嫠恤杞憂下也頃廷臣議恤災
之疏甚備顧言者一人覆者一人行者又非一人議
論滋繁推行滋礙不如撫按監司自爲議而自行之

屬吏承風仰流誰敢後者兵難踰度救荒亦然不知門下以爲然否

答蕭巡撫念渠

頃聞滇南亂卒臺下盡戮首惡而扶其脇從者萬里之外始知有朝廷不赦之法此其功在六詔者甚鉅且使四方庚癸之呼其亦知所懲艾而有悛心則功何獨在六詔而已耶卒呼譟冒上千紀大畧以恩澤覆露之稍定耳法未正而施之以恩恩已行而難乎其爲法夫當宁所以移臺下鎮鄖者意在斯乎以臺下威名臨之即易爲震讐震讐之餘益易爲德耳辱以世講之誼未能修咫尺之書以賀軍吏而重枉瑤函貺以隆禮且申命再矣某也豈其硜硜自處以外於長者惟是以代言故而徼大賜職業之謂何敢頓首辭諸使者頃席芑蔭濫竽宮僚傳命僕官未有以稱臺下不惜話言示以矩矱雖有九鼎駟馬詎若斯渥重哉謹以爲請惟臺下鑒之

寄王師竹宮庶

頃有報書付星吾使者計已達矣申陽爽愷南通大楚介以黽阨鬱紆盤踞故多山川奇勝而長孺之告未滿辟疆之園始開食霞枕流長嘯雲壑何物欲界

塵世有此天際真人想耶秋色深矣倍有蒹葭懷人之感道阻且長何時得奉色笑如比屋居時也朝議煩興兩相國同時見詆中必自有說姑無論當否恐主心不能無疑國體從此傷矣儲闈未立內釁多端方藉二三大臣匡扶之力今且身爲質的卽異日欲開一言可得乎而上復肯端冕聽之內無少慢易乎今議者意閣部相低昂權不在閣臣則在部臣不知內閣與中貴人相低昂內閣輕中貴人滋益重假令人主不親萬幾而事權又不在內閣卽不知大柄將安歸乎卽今邊事皆責廟謀愚以爲邊事有戰守和三端而朝廷惟有賞罰兩端第恐賞不信罰不必駕御不盡得人耳正不必有所指授以爲邊臣異日脫罪地也閣下素抱憂國之懷故敢冒及之

答何震川

自甲申之議興而士聽幾惑然閣下皎然心事若揭日月而行終當見白於天下不佞嘗謂天下事不患不信於天下而患不信於君子不患不信於君子而患不信於心卽如科場一事閣下反之於心何愧哉棘闈大典文罔甚密有識者明知其無它則閣下亦旣信於心信於君子矣卽天下白不白不足爲閣下

損益而要之信於心信於君子未有終不信於天下者也伏誦辨札事理了然無可疑者嗟乎以閣下高標偉度而世獨以科場事疑之瀕年以來益多禍窅後來者安能無視爲懼府也率爾布復惟有愾嘆

與南吏部趙澱陽

老伯宏德亮節天下日切霖雨之望鼎鉉樞斗匪夕伊朝承示復古編直欲返桃靡而還之大雅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異日執此以往可矣莊誦來諭愛君憂國之衷溢於言表諺曰嫠不恤其緯凡在廷臣誰不欲定 儲闈而靖 君側第徃歲之事外廷之

力已竭而內璫之召方新以外制中以已竭敵方新主上旣不肯反汗外廷又不能拔山或至上下相疑激而爲他端不如從容鎮靜徐爲後圖使元氣不傷而病良已知難而退乘隙而動卽不能除病而姑縻之使不爲患卽不能使無小患而姑使不至大患擇福取大擇禍取小如此於計未爲失也要之圖事揆策有大臣在鉛槧之士非所宜言聊以復清問耳

答張斗樞太史

憶昔承明之署班次相聯曝直禁中笑語彌日言念此驩未嘗一日離於懷而音塵隔絕聞問疎闊慙負

故人何可道者尊先公當主少國疑之日實有社稷之功其操持法度或與人情相遠要之不如此行朝廷不尊而後人引繩批根一事瑕而百事盡廢前之功狀皆爲罪端門下兄弟並以賢科錮於聖世夫功在天下而禍流子孫豈不悲哉癸未之歲曾託劉司寇致一書於門下計此時家難方殷不知亦曾省視否前固謂天下公論必在無怨無德之口士論非久且大定士論定矣而主疑不解不十年怒未息也今七年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惟門下讀書窮理以待天之自定耳門下居常有禪定之想今於此道精進何似岱輿年兄尚在戍所見蔡杜史疏惻隱不忍讀家信得時往來否便中一爲寄聲是祝

答蔡運長

國家大計未有如鹽筴重者也而或者見謂閒而無事夫安常守故優游歲月則誠無事矣若乃揆利源革弊竇盡矯末流因循玩愒之習而一循祖宗之舊則天下事孰有重此者乎文以高世之標筦利國之柄固且爲此不爲彼今內帑絀矣百僚講求利源而未得其要領文專職且何以策之諸寒暄語不多

北海集

卷二十六

三百三六

答王鳳洲司寇

先生網羅百代彫刻萬物嘯詠則宿莽回姿顧盼則短丘生韻一時文雅同仰宗盟某夙以弓裘妄操鉛槧手追心慕歷有歲年雖行潦泮蹄朝宗東注而涓滴微潤終難自達乃承存拊獎以溫言拜命之辱重拜大貺感慰之極繼以嘆息昔文舉以通家自附長源以小友見呼此皆忘分忘年定交傾蓋先生抗志雲壑渺若冥鴻不佞拘守樊籬有同澤雉恐於斯事永無望矣長公抱玉乘龍鬱爲時棟王家玉樹故有鳳毛時一叅承典刑尚在茲復遠別約結如何敬屬來俾布陳謝款別具不腆仰冀麾存

寄諸親友

不肖去里中而薄遊八年於茲矣缺然未有尺書通殷勤於左右不肖卽疎慢寧若是自遠自外蓋無歲不爲歸計以爲旦暮侍談塵耳不虞至今未得請告去也湖湘之役西省父母於晉關以故馬首不復能東然且冀報使之後卽圖請假書笥已發而會有講幄之命遂復荏苒以至於今臣子理不得自遂固也獨奈何以其故稽長者書問卽長者幸而寬我我

且何以自安乎夫結綬漢庭擊筑燕市終不如故土樂也傾蓋彈冠從海內士大夫游終不如故人歡也故莊舄之吟仲宣之賦雖通塞殊途而感懷則一某獨何心能無戀戀哉某本海隅賤士幸以經術依日月末光何才何能可以自致惟我懿親謬見許可故得竊鄉曲之譽以至於此乃若德薄寵厚無基而墉日凜凜焉恐不免於戾惟門下賜之藥言以卒相不敏

寄楊夢山太宰

閣下拂衣高謝忽逾歲年客自東方來者皆道閣下眠食佳勝葛巾野服棲雲壑而狎魚鳥不知而遇之者以爲神仙蓋自古稱賢人君子如蒼松古栢則知其國之興洛下諸公關諸隆替非偶而已向承翰札娓娓數百言老臣忠慮斯宏遠矣天下爭爲虛論而不求實政議論繁多頗類於宋宋人病在各偏主其意見然故實有見耳其議論皆成片段文理不似今人虛憍恃氣而畧無意見也宋人有議論而無事功今人有議論而無議論故其品彌下而其害稍淺耳今朝議復興諸老在風波撼搖之際而閣下方披襟散髮臥桃花嶺上此如振衣雲表下視人世塵埃野

馬足一笑也客遊久矣日有歸心幸而得請當取道
貴邑一侍杖履耳停雲在望臨書悵然

答蕭寧國漢穎

君家兄弟起家漢水間海內談文章家以爲嚆矢今
伯子橫經胄子門下綰綬劇郡漢家儒林循吏併在
一門非古二難所敢望也宣城故小謝試吏地小謝
第稱文章清發未聞以吏名以吏名則自門下始當
以蕭宣城奪謝宣城矣方今西北病兵東南病賦
天子南北顧而咨嗟惟此良二千石爲股肱郡重有
如奉宣室之問必有以佐當宁籌策卽以高等入爲
九卿何言溢格也重承芳翰詞旨殷篤弘毅之獎非
所克堪謹誦斯言以爲師表

答王兵憲

臺下執法殿中風裁凜凜我敝邑僻在東海臺下不
鄙夷而辱臨之此天所以福我東土而不棄其遺黎
也下車以來吏奉法民安業風行霜肅繼以膏雨四
民之頌如得艾焉如得慈父母焉不佞雖遠處京華
猶躬被之也遙塵使命過爲獎借稱大小馮君非不
佞父子所敢任以至海沂之康賴有王祥則敢爲臺
下誦之大覲儼臨敬拜賜矣伉旋肅此布上謝言瞻

晤未期臨風馳戀

答儀部蔡虛臺

得翰教兩紙再三周繹不減面談且知秋間將奉最
書入都南部清暇多名人韻士相往來且吏且隱從
靜處看世事何所不自得而欲中途請告去耶壬人
者業自敗以去無足論者惟是處小人之法處之則
勿留留之則無示以處之之跡今不容不處使之自
居必敗之地而尚冀一逞故以井蛙之見恣國狗之
噬無所不至耳比來時事大可慮大畧小人養成之
君子激成之君子之激足以自離於君上而小人復
內交外連以自濟其私天下之憂從此始矣所懷未
悉俟與丈面時盡之

寄于宗伯年伯

自不肖奉令承教十五年於茲矣情則骨肉教則嚴
師肝胆可披金石可泐自伯之東神馳心折顧不能
數通聞問於左右而三奉翰札不減面談兼示雄篇
一歌一詠欣然以樂愀然以悲卽欲如舊時曲席憑
几商畧風雅知何時乎不肖之薄遊惟閣下是瞻是
依今且誰與處而立於此則亦從閣下歸耳廷議推
轂具見公論雖相麻未下而羣心虛佇咸以爲允今

北海集 卷二十六
已半月不聞報決在內爲不定之碁在外爲可逐之
鹿山陰相君以直諫忤 旨自是名宰相事正人去
矣必求順旨從諛者而用之此治亂一大機括而姑
未敢詳言之也

與王栢峯

令郎來承翰教令郎才本超軼調復沈穩能使高眼
不置俗眼不驚此必中無疑且當前列耳敢預以賀
來諭以國事紛淆建議各持其說爲憂尚未覩今日
事聞之當爲仰屋竊嘆矣雷霆震驚羣僚辟易省垣
選部遂至一空從此言者未已或激而爲他端則今
日之朝陽易爲異日之仗下矣開之極塞之漸丈以
爲何如

答郭太史明龍

門下常過視不佞不佞亦推心以奉門下披襟而語
歡甚無間漸芷依麻蓋實臭味同焉素鞞返舍間闊
至今然停雲在南目逆而神往士大夫自南來者未
常不問門下動止也意密跡疎天涯比隣門下豈同
此心哉伏承芳訊俾爲尊公作傳以太翁行誼不佞
不辭執鞭况乃執筆歡以承命何辭之有而適以微
疴註籍未能卽屬草付使者草成卽相寄耳盛儀不

北海集 卷三十六 三百五十三
敢當敢再拜辭惟門下諒之

寄郭北野開府

臺下建牙假節拊循塞上虜方雄行西海而上國貢
事受約束惟謹則以國有人焉伐之謀而奪之氣耳
今西鎮動欲宣雲出師以爲乘虛而入虜還救根本
則彼當自解竊恐無救於洮岷之急而橫挑宣雲之
釁且論 國家大勢以一邊有虜患與諸邊皆患虜
於策安便惟應蒐卒補乘厚蓄兵力令異日足當一
戰耳朝議紛起多出隄度老伯石畫宏議可以舒邊
患定國論者願一示之卽鉛槧士亦可壯心鬼也

寄孫鶴峯年伯

某以稷下佞儒校藝大邦得以其間從長者陪下乘
以彷彿於黃磯大別之間俯長江之浩渺披雄風之
芒蕩固已稱奇邁矣設廣坐列長筵殺核迭陳絲竹
競奏曜靈戢景繼以華燈眇論緒言厭心傾耳且不
佞一介鉛槧之士而年家子行也卽順風而請曲席
而坐以奉長者殷懃之餘驩爲幸已厚而乃比諸
王人享以賓禮以會府之重俯而禮於 君之下臣
而姪子私情不得仰而伸於父之執友此不肖所以
刺心汗背夙夜靡寧者也僕夫戒途郊扉設祖旌麾

北海集 卷二十六 三百四
所泣載道以光行出楚疆復屢尊貺內自循省何德
以堪蓋不肖之業在隰桑之卒章矣

答蕭念渠開府

臺下移鎮於鄖而再移書不佞以爲一試之黔再試
之滇而獨兢兢於鄖也夫鄖則何足以難翁以滕薛
則勞以齊魯則逸此言治小難治大易也趙廣漢兼
二輔治之差易耳則又何難乎介三省之中哉臺下
之操心虛也詢誅周也夫以爲難易將至矣敢頓首
復於掌記

答張考功

人臣患不爲主舉職耳門下乃更以舉職爲罪且如
叔向子朱爭對客事至於仗劍拂衣而當時且謂吾
臣所爭者大假令在今世則用何法也雖然門下去
吏部而吏部之職存依阿唯諾濡忍不發可不去吏
部而吏部之職亡門下雖去得去所矣川中之任比
長沙爲遠然在近地則須之任受事遠則可無往而
胥後命當事者意在斯乎

答莊公子

向與尊公亟連職事講德問業莫逆於心往年燕市
言別握手太息不謂死生永隔也遠承翰札悲慨交

北海集 卷二十六 三十四
集誦以周復情事宛然少孤如此萬年可死卽尊公
沒無恨矣世態欣厭亦復何常悠悠萬事惟身爲重
卽有橫逆不足較也尊公遺文已成編乎刻成當以
見寄故交零落尚欲見其咳唾之餘耳

答張長史

門下駁歷邊州久著聲績宜有殊擢懋賞不當使在
藩封也古者賈董之儔皆命世人傑亦且相諸侯王
敝郡雖僻在東海何至出長沙江都下哉藩王奉法
傳職優閒古稱吏隱可謂兼之幸惟命駕

寄劉太監

憶昔修業長安邸中胥如志也蓋諸兄弟同筆研者
一而與丈同筆研者再漸芷依麻其益豈有量也壬
午東還奉候以數計而丈嘗避匿不見我我豈有所
失哉丈旣以棘闈之役下鍵謝客時弟復以悼心失
圖遂缺良會一入國門音塵渺然乃始悵後會之未
期悔前事之多闕亦復何有及乎一別故里忽歷歲
年嘗欲馳咫尺之書以謝前負或值乏便羽有便卽
又苦不暇詩不云乎縱我不往寧不嗣音不佞卽百
口無以解矣惟是意密跡疎形留神往則此心可以
自信而終不敢望知己寬而赦之也歲行盡矣歸計

北海集 卷二十六
茫然明年貫酒燕市待丈於長安邸中惟丈首應弓
旌以張吾黨

答郝縉雲令

承手翰具悉近況兼之分俸相遺公操行甚苦何煩
將寄殊令僕不能安耳傳公薦疏見遺以拘於時爲
言雖是託詞然猶幸有詞可託於觀聽未甚損也客
自南來者未嘗不問公治狀間有謂微傷嚴急者未
知信然否然僕有聞不忍不以告凡爲政真寬真嚴
皆可爲惟似寬似嚴不可爲耳似寬猶稱之曰長厚
卽有忌者中我猶淺有如以嚴構怨人有假嚴之跡
以構我疑似之間皆罪案矣

答張斗樞

伏承翰教文彩翩翩何其工也誦以再周如對顏色
以足下才何患不能自致世奈何以竊鉄之跡疑懷
寶之士哉國朝大魁博雅如用修者幾人足下才不
減用修所遇亦畧同用修惟益博綜厚自表見於世
以光昭先人之令緒非但自爲不朽而已古人困則
思勞則歌窮則著書願足下勉之以至賜環賜玦什
碑立碑上在 宸衷下有士論惟修德廣業靜以待
之耳

答王康字文學

承翰札兼寄示試卷冲襟雅度具可想也細閱大篇明順條達無少滯礙此必中之文可以彈冠相賀矣凡場屋中平者常多新者絕少厭常而喜新賤多而貴少人之情也弟竊以應試之文不必平不必奇但以機杼自出爲佳耳譬如飲食無論殺蒸無論蔬藪新則可食若稍留時日顏色不鮮雖龍膏豹髓難下箸矣時文整篇記憶最能害事若以己意爲主而少藉爲風簷寸晷之助則可耳大抵用時文中策也爲時文用則下策矣惟親家超二乘而更求其上如何

答鍾侍御

我土荐罹於饑饉加以氛霾塞天佐歲爲虐其人民怒焉枵腹無所控告其士大夫仰屋竊嘆而計無復之也老公祖旣疏請於朝又發倉粟以賑貸之躬爲籌畫躬爲稽覈民得微賑以爲福吏不得借賑以爲奸我東土則何歲之有臺下卽我東土歲星也士民所懼惟懼一歲卽移此耳蓋古稱救荒無奇策姑無論亡奇卽有奇安所用之凡荒政在早與不早實與不實舍是而求奇猶金弓玉矢不當用矣來諭所謂蠲之在未徵收之前賑之無在旣死亡之後是言也

豈我東省敢專承之卽著之簡冊傳之天下後世其皆被仁人之賜

答李翼軒

使來致兩函存記鄭重拳拳無已拜命之辱敢不稽首頃得臨海令周君書道縉雲聲藉甚傳中丞薦疏遺之不肖且驚且疑以爲才如縉雲豈不能受知於上官此必有短之者夫物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及得尊緘果不謬更調之說太宰執之甚堅自入部來未調一人人有例則或可循以我輩力未能爲人作例耳越中來者或言縉雲操下頗嚴古人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乞以詔之勉處中和以杜忌者之口

答朱鑑塘司寇

旦夕望車騎至奈何稱病上書此疏無論上否總之無予告事也初意且遣上之以待部覆勸駕而首揆止之難相違異仍付來使齎還目下乃邪正消長之關時事喜佞而惡直喜從而惡違勢不至君子去而小人進不止然小人所以趨趨而未敢公然顯做者尚畏有清議耳若小人係戀不去君子引避不來則彼輩彈冠相慶無復忌憚且使人盡如此誰當主張國論支撐世界也願門下亟命駕以慰士大夫之望

天下事尚可爲耳寧夏之變令人魂飛心折一以痛親厚禍患之慘一以痛紀綱陵夷之漸党年伯高明而頗傷嚴急賞不行而法必用石姑丈亦不能諫止兩賢相推俱入禍門悲哉身受奇禍而世仍被以惡名也所懷萬端俱俟面時詳之

答郭汾源

昔在雲中奉令承教於左右不佞所爲制義門下實彈射之不佞於門下分則通家後進也道義則師也頃在都門求執弟子禮不許求執通家後進禮不許使者持賤刺往返者數四不佞遂無奈何也雖然不佞之有今日門下與新吾先生實示之向方豈敢賴其末忘其本哉丙戌春奉尊翰益吳生實致之會有分校之役以引嫌不敢數見吳生旣撤棘則吳生已行不及裁尺一報命又遠在數千里外誰肯爲書郵者門下再賜書是門下念我厚也是門下知我無便也蓋古之知己如管鮑者不過曰知我貧我有母然未有來而不徃罪在稽命失禮猶然知而原之者不佞所以感而慙慙而自喜也大貺遠頒敬拜賜矣輒因使者布上謝言新吾先生處幸爲不佞道意

答蕭中丞念渠

腆儀再錫而以尊命將之過爲存記過爲獎詔誦以
司復如奉話言歡然承命敢不拜德益不佞心儀門
下而引頸願交久矣自門下在省垣時每一疏出未
嘗不折而伏也引大體廷爭不苛小汲長孺陸敬輿
之流乎語曰能言之者未必其能行門下於滇南可
謂能行矣斤揮斧斷颺至風起雖李鄴侯張益州豈
有以過哉乃不自功而謬許不佞程士之文虛已下
詢此與借聽於聾何異不佞卽無以佐末議然以是
知門下之操心一也與夫咨謀之周也我知門下所
以爲鄖陽矣國有良翰豈但彈冠私慶而已佯旋肅
此布謝佩荷深衷匪詞可悉

寄余君房

足下雅意不欲折簡置驛通長安賓客亦遂以長安
客例待僕耶自別足下無所與談未嘗與賓客至夜
分坐有所揚扝也客歲不自意有湖湘之遊以足下
芘蔭事幸而竣錄文成自倉卒不堪覆瓿奈何令君
房見之將報命而敝同年失偶與之兼道而馳歷周
宋江漢間不能成一詩此游不負僕僕負此游矣

答王對滄

門下按行塞上市事方殷而猶及治書問故舊門下

之周也其整暇也名王之共也邊事之安枕而無他慮也不佞以是占焉家君至易水去節旄咫尺耳庶幾奉令承教以免於戾然旦夕且解綬去來諭云云望不及此久矣不然豈其既失於東隅而復見誚於北山也

答江續石

道出新城班荆而語故舊不勝感惻華筵豐貺至今飽德醉心也不佞以報國故出碌碌隨班行一無所效卽受俸亦有媿心何況故人之賜遂一切辭之華賜未之敢承祇領一紵以識緇衣之愛餘付使者歸璧草勒布謝諸容另悉

答耿天臺中丞

先君夙奉顏色三十年尚蒙記憶讀來翰不覺黯然沾衣也得侍同朝親聆教旨一自分袂忽焉四年自惟草土餘生塵點班列外量時勢內揆識詣出處可不俟再計而決直以主恩深厚二年三予假以及與先君訣也再召而不至我則失禮矣中外多端殷憂難測然孰使君臣隔絕至此我輩不得不任其咎尊諭所謂釀於好利激於好名有旨哉使旋勒狀布陳謝悃引領名德弘濟時難歸念雖殷未敢聞命

答周太史礪菴

別來遂彌時節忽奉翰札次於面也王人出使久客還家皆人世快事承示諸什意沉厚而詞雅重絕無近人口吻內如王氏園亭及上谷老八章尤爲高唱再加以精鍊便當獨步一時矣暇中更望多讀古人詩要見用句用字皆當有意而意故不顯使我膚理色澤皆肖古人而機軸自出精神自運乃爲劭耳倭警如許吾鄉有備否制禦長策惟丈不惜爲當事言之

答薊遼督院邢公

初聞毛國科輩送還必自侈其遊說之功恐忌者且借以爲辭比見士夫都未有言及者蓋公論已定矣軍中間使自是常事貴如李宗城狡如沈惟敬尚不能止倭之不來國科輩何能爲即使真能爲鄴生亦自不損淮陰之功耳況必不能耶草勒布復諸容另悉

答王對滄司寇

老親家歎歷最久德望最著六年考績行有喬擢何遽云動尊鱸之興也客秋云云今已寂然不必更留胸臆矣時事大難人情孔亟在朝無補徒自憂天大

北海集 卷二十六
畧此時仕者之情北不如南吏不如隱不佞思歸甚切不知冬底猶能與臺下晤於京邸否草勒布復諸容嗣展

答朱金庭宗伯

春初論相廷議首推羣望喁喁僉以爲允翹首白麻佇迎赤舄而天聽彌高鶴書久遠倘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乎今西事披猖海氛甚惡民窮財盡餉缺軍驕中外多虞君臣久隔能弘斯任非伯而誰帝用作霖國望如歲老伯可以趣舍人治裝矣

答沈鏡宇少司空

門下入仕垂三十年而屏居林壑者且半弘此素風靜一流競而說者妄有爲人指摘之疑此所謂謠詠貞女而視冥鴻於藪澤者也兩公子高才絕足並翔大苑朝廷將選文學侍從之士必且秉羽以登左提右挈詞林生色一日之雅契分不薄誠不敢廢韋弦之益乃門下遽比之馬林兩先生則愧汗浸浸下矣使旋肅此布陳謝款臨書馳戀詞不能宣

寄于穀峯宗伯

別來半載忽已如數年山中起居計當甚適暮禽與還海鷗可狎第陽春白雪里中未有屬而和之者耳

長安賓客如雲至於披心而語無復有顧慮者亦絕不可得或隱而隱或吏而隱其爲離羣索居一也明歲請告挾崔公兩生策蹇西遊候老伯于泰山梁甫之間便邀車騎東觀海市期以兩月盡東土之勝無令名山大海笑人耳 國家事大畧見邸報報所不載者亦未易以筆札盡也 廷推內閣時人人自以爲得大將雖名位未至者亦馳騁而起古人所謂無虛大位以塞爭權真有見也寧夏事二百年來所無雲中遼左方之懸矣以全盛之世降胡小卒便規據土而有之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耳一切處分頗覺惟擾舉棋不定當局者迷新鄭江陵安可復得自祖宗來未有君臣隔絕人才缺乏如今日者嫠不恤緯何得無憂也起居注俟錄完另寄

寄楊太宰

朱明當令蒼紱屆辰福壽駢臻休祥總集雖遠在京華無由躬祝而望關門之氣占海屋之籌固已知樂只之無疆歌抑戒而彌劬也謹介鳳池使者一布喜豫之懷頃見報石浦書有太岩之作未論他事先問聖躬老臣忠款一何篤至自惟列在旃厦未望屬車偶誦華篇遂成短詠謹以呈覽伏見時事外不寧

而內憂人亦有言詢於黃髮江湖魏闕豈容愆然康濟時艱策將安出四兄久擅才名學識淹博昨禮部諸公取其會場卷觀之皆以爲佳譬之鏡然磨則益瑩此何能爲四兄損益言者自損耳連日冒暑暴下倉卒申訊不盡私款容鼎布之

柬王對滄

昨見倭報令人驚駭從來倭奴伎倆止辦野掠未有破長風巨浪攻人堅城取人國都如今日者也既能越萬里以破朝鮮豈不能越一水以犯內地天津海口當其要衝兵備新陞例不候代若使舊者既去新者未來猝有緩急誰則任之卽家君易州道之缺至今未補畿輔重地亦難久虛且易州邊道須得代乃離任而陝西按臣之奏又請河南司道警備潼關新者未來舊者難去猝有緩急又誰則任之此兩缺者似應就近推補有才望者以往恐遠則耽延時日或誤事機也又如關中奏報賊勢披猖從來事變必得賢守令乃足嬰城自守平涼延安似非應變之才若待臨時更移卽恐緩不及事愚意莫如預擇府佐州正有幹畧者比任環董邦政事例於軍前聽用如運糧等項可以委託有邊道及太守員缺軍門徑用以

相代而後奏聞但取其才足以集事資格品格皆不必論也杞憂婆恤不能自己故敢具陳其瞽說惟門下裁酌兼轉聞於石老先生何如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二十六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二十七

齊郡馮琦用韞著

書牘

與王辰玉

答趙中丞南渚

答朱中丞鑑塘

答唐太史抑所

答劉靜臺侍御

答王兵憲

答陳光宇開府

答鄭東里開府

寄何震川

寄同門友何君

答潘印川司空

答沈鏡宇少司空

寄李念方

答韓惺字中丞

答沈仲潤

與王柱山

答葛龍池

答葛龍池

答葉龍潭總督

答陳侍御

答左海樓年兄

答劉晉川開府

答馮開之

寄于穀峯宗伯

答楊磐石

與康驥漢年丈

與康密雲

東林座師

副啟

答三邊督院李公

與康驤漢

寄王相公

副啟

答王弘陽開府

上王相公

上張洪陽相公

寄張洪陽相公

與王辰玉

老師疏已上尚未得旨君親兩重家國兩急 上若
幸而許之亦是治朝盛事顧且奈蒼生何來論謂昔
之是非可分而不分今之是非分而未常分可謂確
論天下是非不分正坐欲分耳假令百司各守其職
各效其用賢不肖自明白黑自形今事欲區別人立
同異宰執數易大臣旅退白衣蒼狗何其亟也班孟
堅有言哀平之際禍福速哉世議亟變則世事從之
宋時嘉祐以前其變緩元祐以後其變速以古揆今
大可畏也諸什別才別學似不從人間來足下之於

詩也人之有仙草木之有竹也公孝與貧病不能支
比以不第憤惋欲焚筆硯弟招之亦不肯來便中幸
寄數言以廣之

答趙中丞南渚

來教注存開函三復門下知我勝我自知其愛我又
甚於知我二十年來搃精敝神成得何事追念前日
如夢如幻預期後日如風如影心口自語形影相憐
不有心知誰見慰者來諭謂以其真保身以其餘爲
子息是天以先生開不佞而不棄其顛蒙也秋風生
矣歸興更劇而敖宮洗先人舉事狹路相逢轂擊奈
何彭澤解組當俟黃花二徑時耳珍奉瑤華以爲師
保肅此報命臨啟神馳

答朱中丞鑑塘

吳越風土物情不甚相遠而吳中撫臺之難倍於兩
浙者獨以催科一事耳催科事難不在士大夫亦不
在民難在以民而託之士大夫士大夫受其投獻之
利而小民受其偏累之害緩之則課虧於國急之則
怨歸於官而士大夫之持論者不肯以爲不便於士
夫而以爲不便於民前人不徵民戶獨徵官戶之說
雖覺矯枉過直然竟相與巧詆密嗾排之以去此亦

足以見吳俗之偷矣臺下直躬而行故自不吐不茹
一切厝注自有權衡用法貴寬用意貴密革衙門弊
當驟而處地方事當漸彼中豈直杜口抑且傾心不
佞薄德薄命小女又復天折驚心自痛顧影相憐歸
期尚在秋深此中以日爲歲昨見塘報有犯山東之
謀萬一果真何以應卒若不得保有丘壑則更苦矣

答唐太史抑所

閣下以文學侍從持節擁傳往建諸侯王且以其間
過家休澣近臣奉使久客暫歸豈不甚適何恙不已
而復以爲請耶京洛風塵素衣易淄游五湖之間卒
千秋之業亦自佳事惟是逍遙供奉久虛班列交戟
故人日日以幾忽辱瑤華知當予告眷言離別復彌
歲年旣羨閑逸倍相憶也謹因來使布上謝言披晤
何期臨風約結

答劉靜臺侍御

再承翰札以出處見咨吾丈素有才名無顯過乃以
數年公用而責之一旦數官舊套而歸之一人此在
吾丈何損鵬之垂天以六月息天驥一蹶終不害其
歷塊繭雲而馳也丈夫盛年壯志正宜經營四方士
論所不棄未有詘而不伸者願吾丈早出補官亟收

桑榆之效閒居太久令人不復與世事相宜無遽自阻負清時虛歲月耳葛丈以氣虛成病醫不知病主人不識醫藥餌亂投以至於此至今念之膈隱隱痛也周丈近復見處同年官都下者益稀俟兄早來一慰寂寞耳故事京察補官者部中徑補若外則計須赴部恐終不免一行也如何如何

答王兵憲

承諭具悉遠慮退守開城與之持久未爲非策自古備敵之國餉常有餘攻敵之國食常不足倭從來因食於敵未有裹糧千里而自給者也朝鮮卽稍有儲糧而二年都無耕種數萬坐食計當且盡我正當以糧相畀扼其要衝朝鮮自保者益堅已降者將貳不煩頓刃勢將自走惟是我孤軍深入亦非宿飽病在已須飽而始問飽已無餉而始急餉譬之奕棋一着旣下始看一着終非勝算耳頃議者欲從海上濟師轉餉春日風自東來我舟東指可必達乎若海若有靈借我閭闔風數日則可耳吾鄉目前雖無事然一有事則遂無以應燕雀處堂得無爲子順所笑乎失時之諭未之敢聞弟父子得安於丘壑卽厚幸矣

答陳光宇開府

門下欲請告也得微有尊鱸之思乎誰無此懷然皆去則誰出而分猷念者大疏來適與鄖陽南贛二老之疏先後並至皆非不佞所敢聞既不能使振鷺之克庭亦何忍餞白駒于空谷耶乞抑遁思以濟時艱臨書不勝馳注

答鄭東里開府

承諭知己之白下視事矣撫臣之推至再至三時事需才羣情虛佇而明旨久不報居官淹速固自有時獨奈缺官廢事何來教守官無論南北東西盟心不計升沉利鈍此當為海內士夫座右銘矣草勒布復諸容嗣展家弟承念及具悉世講之雅媿未有以報

寄何震川

業師受閣下特達之知携數口之家而仰給於閣下食以其食衣以其衣居以其居恩德至深厚徐二者長安俠少年舊遊於敝邑與崔指揮者相善崔故與業師有連使其兩家人就業師借居初乃不知其有所營也已見徐二時時往來就兩人者謀事而業師從旁得聞之以為留此兩人者非事也渠以千里投我而逐之非情也計猶與未有所決而徐二遂與羣

小結謀以市於外其情想閣下所聞也羣小旣去業師見敝鄉校尉費攷而告之故攷以告其同事而執之羣小謂之發覺自業師始思與業師並肩接踵而死無所恨業師聞羣小之恨之也盡室以行主詔獄者遂據各犯口稱飾以文法叅送法司不佞聞故爲之食不下咽寢不成寐業師旣不能別疑遠嫌以負知遇爲門牆羞而生又不敏不明於成敗之數今雖太息流涕亦何及矣頃瀝衷悃陳之當路聽者慘然憐之得從輕議以受聽斷於直指業師之得受聽斷於直指是成人可起而白骨可肉也業師旣得受教門下二長兄執經而師事之縉紳先生以閣下之故頗相嚴重卽爲崔子有所營爲不言於縉紳先生而與二三不逞之徒計乎則業師何緣而與二三不逞之徒識耶夫始謀事者徐二也執揭帖以付張奉先者徐二也取揭帖於張奉先而付王東泉者又徐二也與崔子謀事而復指騙之又徐二也今鎮撫司招中畧徐二指騙之實而曰監生張士化家人徐二夫業師家人有徐二者乎此閣下所明知也業師歸家兩月鬚髮半白悠悠六合自容無所一二兄弟無復相關妻孥遑遑寄食他氏嗟乎孰爲爲之孰致致

之語曰迫生不如死業師含垢忍辱以至今日者獨以受知門下不能無萬一冀耳相隔遼遠恐傳言失實以重業師之罪頻行囑以致書閣下所謂疾痛則呼天與父母者也惟閣下垂察少加憐焉

寄何君

自侍筆硯以來睽違者數年始得晤於京邸離而合合而離睠惟疇昔殷勤之驪頻年眷戀之篤與夫中間事變悲心驚骨未堪陳也令叔年丈溘先朝露檢其遺札對之流涕吾師之事一至於此微服潛出送之南郊含詞未宣泣交頤下獨恨綿力無能爲輕重耳徃歲在令叔處銜杯對奕歡暢竟日繼以華月令叔旣捐賓客而吾師復離垢辱鬚髮半白無復人色日伏枕蓐生死如寄嗟乎生者未知復相見否而沒者長已矣茫茫宇宙知己幾何未免有情誰能遣此師之罪起於羣小妄攀而成於兩造未備事初起羣小計不與俱生老師微問其事不知所爲曰以尊公爲師以足下與僕爲弟子而蒙被此名以相及也則何以生爲弟從旁勸解得免曰柰何以何公爲師以足下與僕爲弟子而令吾師無生也竭日夜之力以圖今始有緒大司寇傳以輕比行御史御史行司道

則事小挺緩矣令親劉公實爲政足下得無意乎

答潘印川司空

良鄉道中一侍光霽於今十年不意猶在記憶也戊子秋祇役楚闡道出行部辱承豐餼雅意良勤使事有指未遂瞻覲以茲悵歉至今在心忽奉雲箋重以大貺三肅拜賜感悚交懷昔司馬遷感瓠子之役作河渠書以上豐功偉績遠出宣房之上而不佞無能紀述頃諸君子以贈言見屬倉卒具草未盡百一第藉以爲請教地耳使旋勒狀代布謝私暑氣方炎歸途自愛

寄李念方

一違顏色歲云暮矣懷人在念我勞如何前承翰教論世事及處世法覈而中矣揭諸座右永戢良規詞林之篆以南昌未至關西苦辭故以僕代庖耳始由權直遂成真拜凡世之美官美名以及佯憎佯愛皆是必敗之途此僕所以褰裳而去者也旣已抵舍日侍親側烏鳥之情旣遂麋鹿之性亦安方當隨雲將而東不復與知北遊矣公攷最已久當勉出受制詞爲二親光寵報命時幸過山城一晤計迂道三四百里耳千里之別一年之約無相忘

答韓惺字中丞

寒家遷於青四十年矣丘隴所寄日夜係心道路遠絕久缺祭掃舊日居宅轉易數主臺下捐俸而贖之欲爲營立祠宇此先祖九原之所想望而後人百世之所銜戢者也先曾祖居官三十年橐中僅二十金居第直不過百金衣必補綴食必菽素清苦之節近代所無竊謂宜用表揚清德爲名而以家祖兄弟四人配享則非馮氏之祠而清吏鄉賢之公祠也蓋以爲馮氏之祠則修理乏人終當廢壞且子孫不往祭祀不親旣無如在之誠安有居歆之理今以爲清吏鄉賢之祠旣可以褒揚舊德爲世法程又可以列在祠官不廢燕享老公祖之德澤亦可與天壤相敝矣

答韓惺字中丞

臺下擁旄建節爲國干城東制強倭北禦黠虜奠安巨鎮勛勳惟光凡我同袍與被其寵矣來諭謂東事不了只因和之一字誤之自非親見灼知何以洞悉若此古人或用和以弭兵或因和而召兵求和自我彼已見輕外與之約而朝議不應外不能不和而內必不和掣襟露肘彼將執以爲詞其無乃欲弭兵而反以召之彼不進不退久留而不動此兵法之所謹

備也臺下光奉 簡書專閫以外下可與制府決策
上可爲 朝廷別白言之廓清之烈弟謹橐筆以書

答沈仲潤

得手教凡六幅卽抵掌而談亦不過懇篤若此僕王
程已滿親恙未痊兼以心氣受傷歸來增劇不得已
有請告之疏 元良出閣國家盛事僕忝宮僚豈無
留滯周南之感直以親病身病萬不能復出耳長安
棋局何以復爾紛紜此一是非彼一是非同於我者
異於我者皆不能正也來教謂憂之則如理亂絲達
之則如觀聚蟻誠爲至論憂其亂則愈擾任其聚則
自散此議不立彼機不生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立
孟子以爲性善荀子必以爲性惡楊子必以爲善惡
混然後知子思善立言也於論性未必合涉世則精
矣世態多變口語易傳惟寡交游慎言動可以自全
僕每事不欲在是非內亦無心出是非外來教云云
似之而非也承惠湖筆多而且嘉僕方盡屏篇翰筆
硯亦當焚却後無煩復寄耳

與王柱山

一違光儀十易寒暑人世幾許長是離羣弟客都下
數年而丈不出出都五月而丈入豈天故欲隔吾兩

人耶抑龍劔分合自有時也汲黯在朝王陽結綬自使僉人屏氣正士彈冠然獨處盛名既是難居之地衆所嚴憚卽爲招忌之媒惟當老成持重鎮服羣情招不來麾不去澄不清撓不濁與西臺體段又自稍不同耳弟假限已滿而親病身病萬無復出理第得早允所請卽安田野以奉庭闈兼可習靜葆真爲後嗣計則如天之福也惟諸丈圖之

答葛龍池

承手教知令姪守師訓解人事漸向成立卽鳳池在九原無憾矣彼哉者欺天欺人處之之法惟在直是非曲直了然明白而不必盡與之較蓋處惡人如追窮寇故當開一面使之自走不宜致之死地危地以激之必鬪也訐奏之說不過恐公明正其罪故大語相喝以相劫持然天下亦有羞成怒假成真者不可不防也近日刁風頗熾朝中但據一面之詞或主先入之說卽使事體異日自明而目前所損已大矣大畧玉不能與瓦爭富不能與貧爭士大夫知道義惜體面不能與無賴惡少爭來諭但欲兩家省事極爲善處前公牘亦是此意但明事理以破上官之疑不請處分以平惡人之氣若上官處分過重彼忿愈甚

北海集 卷二十七 三十九
謀愈深或至激成別事弟意但欲事之速平非謂委
曲調停持兩衡也草草陳鄙意未知高明以爲然否

答葛龍池

使來承翰札真情苦語令人不忍讀仁人愛弟一何
篤至以鳳池之恬雅不得永其年以兄之友愛不得
見其弟以端肅公積德累仁不得食其報天之報施
善人何如哉不佞嘗謂鳳池有大臣之度何期中道
捐弃失此良友令人神摧心折經旬彌月不能自喻
于懷先是不佞有武闈之役鳳池過敝邸坐良久意
依依若有遠別者旣撤棘則業已病甚肥不知人庸
醫忽補忽瀉藥餌亂投以至於亡不能出一語託後
事乃知過敝邸意依依不能去者卽永訣也人言一
死一生乃見交情鳳池病時則無復有歡時及其歿
也又無復有病時平日友朋相往來直以爲常事及
其旣歿視衣冠几席皆爲悲端舊歡渺然後期永絕
乃見當年相與之情耳來諭乃以經紀後事移德于
弟二三君子實共襄之弟何所能效鳳池歿不受舍
若有遺恨計獨爲其嗣子耳來諭急趣令姪南還弟
豈敢獨爲君子邀立孤之譽因其日舉家哀號虞有
驚動暫邀過敝邸今已隨病母扶柩歸矣弟輩不過

憑棺一慟出郭門一送至於撫立孤子飲之食之教之訓之則鳳池獨從九原望春令原耳兄弟之子猶子也則子之視之猶父也夫有猶子而猶父則鳳池雖死猶不死也先是楊四兄入都鳳池曾告不佞云此兄有女爲小兒求之如何不佞以爲此事宜求之家中決之夢老當覆試時姑未急言也此後遂未言及今已數月矣竊意楊氏旣稱德門兼之世好且出鳳池遺意時不可失也可否惟兄再裁酌之鳳池捐館年嫂臥榻中外無主衆人爲政弟輩終是外人卽經紀亦不能無遺失家事任長此後凡事兄當獨斷已亡之弟未亡人之婦未成人之子軫在尊懷不俟弟之喋喋也執筆悲嘆詞不暢意伏惟垂矧

答葉龍潭總督

門下甫膺節鉞專制師中巨鎮削平逆賊授首國家百年以來叛將悍卒至茲役而法始正遠如雲中遼左近如浙西鄖陽定變之畧方斯蔑矣四夷聞之始知我實可以戰九塞將士始有自奮于功名之心不軌之人始有所懲艾以銷其驕悍叫囂之氣是變也費帑金二百萬殺生靈以數萬於國家不可爲不病譬之傷寒得汗則生平潛疾伏疴一時都已調護

如法更健于未病時則 朝廷恃力託重于門下者更宏遠矣伏辱賜書值有武闡之役缺然久不報試事良已謹裁尺牘仰賀軍吏併以武錄呈覽惟門下進而教之

答陳侍御

承問時事弟未有識也卽間有一得又苦無便卽有便相聞已後時不解矣大者無如上下相隔章疏留中其次莫如獎忠直錄遺佚近時爭端煩興幾如聚訟論臣子之誼則當先公義而後私郟論 朝廷之體則當先實政而後議論又士大夫重北輕南重內輕外遷調不常被 命者又不時至遂使留都一人署二三印信而兩司中有一人攝四五道者總之情勝法私勝公耳倭奴不歸終是未了留兵則苦後費之難支撤兵則憂前功之盡棄若使倭得朝鮮中國無一日得安枕矣如此類皆時事中可言者惟丈裁酌更乞密之

答左海樓年兄

遠承手教幾如面談且以喜慰且以感慨披誦疏草具悉遠畧忠臣憂國猷猷不忘意義甚盛再三籌之欲上復止蓋因建言而謫官則可已謫官而建言則

不可悠悠世情相猜相忌彼將以我爲沽名彼將以我爲好事彼將以我爲可已而不已彼將以我爲有所益于前而有所邀于後縱使言中機宜事應措置傳之四方能讀至終篇熟計利病者幾人曉人讀之將賞其言疑其心不曉人讀之將疑其心併廢其言且倭奴事在海外終難懸斷兵事多變呼吸萬端安能一一盡合疏中與當事合者則已申飭矣與當事不合者又必不肯見聽謫官如胡少叅范僉憲李主政支別駕皆有疏來或止而未上或上而不覆士夫相目以爲套數如丈深謀遠畧計畫誠足採第恐當事未能畢舉羣策取人于形跡之外耳辯揭云云弟所具悉我聞有命不敢告人怨毒之于人深矣太上能置之其次能報之其次能忍之置之者出于常情外者也以常情論之強則報之弱則忍之若不能強不能弱不能報又不能忍無損于敵而徒深其怨則將焉用之今有人於此相忿也攘臂而起我能勝則應之彼將勢屈而不來不能勝則勿應彼亦將意銷而不來今我之勢旣未能控拳搏戟與之交捽而徒以惡聲相加是樹敵而益之攻也無害于彼而有不利于我古云遵養時晦正在此時處天下事當靜當

緩久卽自明我動則人將以動爲我罪我急則又以急爲我罪在人者我安能必只可自保此心以待天之自定耳弟以平心看事理實是如此非謂身在事外故爲此不關痛癢語也惟丈察之

答劉晉川開府

老伯授鉞建節以鎮畿輔去京師咫尺而不肖無能以時問訊起居亦惟是憲臺嚴重不敢輕易奏記以煩裁答乃辱翰札兼之多儀歡以拜命敢不稽首此者時事多艱國計已詘出塞之師相持于千里外未有所決勢不得不發兵輸餉以佐之征調未止中原未有息肩日也海防久弛兼之備多而力分翕而出不意必且望風奔潰兵力旣不易集客兵至亦往往多強掠而生荆棘避倭者且爲倭征倭者亦且爲倭倭未必成大患而大患或因倭以起老伯以重臣當重地未雨徹桑策將安出家君旣歸北海乞休之章旦暮且至一丘一壑有以自樂第恐海氛方揚不得保此丘壑耳使旋肅此布陳謝款臨書瞻遡第有神馳

答馮開之

得手書及雅贖敬拜賜矣聞吳復老將有司成之命

代掌留院者計無以易足下漸向崇鉅第恨未能卽
奉顏色耳弟已決歸計而道路傳海氛張甚萬一入
犯則敝省首膺其鋒坐是未敢輕發乃其神理意興
已翩翩東山下矣書竟俱去進退兩難且當奈何時
事漸異杞人憂天遂至忘寐方戒足下多言不能更
爲足下言之爾瞻汝虞時時相與游甚善冗中不能
通訊爲我寄聲蘭居已正郎聞彼中常相見否來書
推轂陳公敢不夙夜第恐不足爲此君輕重耳草草
占答未悉欲語

寄于穀峯宗伯

兩承芳訊及奉佳篇曠然不知身之在遠諸什莊嚴
渾雅在初盛之間四小詩寓意妙絕一覽卽緘之中
筭惟恐或傳恐後世不能不傳耳 建儲之議廷臣
幾百餘章皆不報而禮部諸君遂無一人不單奏者
趙考功計典公而太激當事處之不爲無意假令一
二論救亦不爲過而數十人連翩上奏備極詆訶則
幾于黨矣趙雖高品終是郎官豈有處一人而滿朝
傾動之理蓋此事宜救不宜多所謂離之則雙美合
之則兩傷者也從此又當是又一番局面蓋自甲申
之議起士大夫角而爭二年始息今歲事頗似之十

年必復倘亦天道乎大抵懲于不言而言始貴貴而始有言者言必處處益復言而天下亦遂有言之弊懲于言而言始賤矣悠悠世事真如轉轂尊鱸之興尚俟秋風瞻晤何期臨書三嘆白衣經二冊附上使者數日卽返故未以抄書付之俟錄完專寄耳

答楊磐石

伏承來教篤念亡友眷是藐孤惠許姻事義薄雲天事垂金石其自端肅公而下拜吾丈之賜卽端一介聞之葛年嫂矣葛年嫂近有奇疾危在旦暮此子若非外倚宗親何以自存弟非望丈爲之岳丈實望丈爲之父耳令凌長二歲異日持家政尤便女長不相對之說敝處無之但聞女大兩黃金長之諺耳婚姻大事不厭詳審俟葛嫂書來再端役奉聞取進止也制詞關領卽持一刺索之中書君矣冗極草草不盡欲言

與康驤漢年丈

丈宏才高品蔚爲世資出宰畿邑風猷宣暢遠承翰札重以豐儀對使登嘉感悚兩集弟病萬不能出直以假至再疏至三恐以瀆請干嚴譴故復此行以了前給假事而後徐議進退耳來諭云云豈所敢當

仵旋肅此布陳謝款臨風馳戀第有依依

與康密雲

恭喜榮遷劇邑聲華蔚起蓋百里非大賢之路而檀
州地當邊徼治雜軍民乃可展其驥足耳弟初入京
國繫心庭闈雖問寢尚違而舍館已遂庶藉握蘭之
夢少寬寸草之懷乃辱瑤函重以珍貺焉孺子何
足以保任大德惟是仁人君子精意所注即為吉祥
或可仰憑寵靈粗延宗胤對使拜賜附布謝言感豫
私衷臨風馳慕

東林座師

宮端翰學夙稱華貫如某謏劣躡級以升惟我師既
登進之又訓迪之以及於此且業已視北扉之篆首
西清之班而家君遂東山之遊不肖循南陔之養熊
魚兼得烏鳥相依給驛賜金種種異數伏惟 明主
之恩不可勝量老師之恩亦不可勝量第不知何日
始能報稱萬分一耳束裝將發而顧生持手翰及雅
貺至謹再拜登受從此雲間海上音塵隔絕欲長奉
翰札亦不可得乃無論面覲矣惟老師早應蒲輪之
詔即門弟子披侍絳帳之時書不盡言神與俱往

副啟

褚君以手札見示始知老師無故爲鄉人所疑士夫居里之難如此此無根莖之言旋當自定譬如水土相淆一靜卽澄矣老師鄉人一時在講幄者二可謂極盛兩月中皆相繼以去惟鄧張二生在都下何落落也像贊漫題其端詞翰並拙亦由繪日月者難爲形容耳謹併宜菴所題寄呈朱鑑老處已再三相懇尊教爲地方計慮甚遠俟有便人當再申致也啟行前一日門生某再頓首

答三邊督院李公

臺下威讙諸夷風行四塞變數十年積弱之勢爲雄鎮跡射之士皆用命引弓之國皆遠塞誰實尸之臺下力也卽今宇內多事民朝夕急銷萌厭難亦惟威望大臣是賴 主上眷顧勲勞推誠相信譬之鏡然磨則益瑩矣上章求退謂中朝倚望何不佞向以三假歸以再召出君臣之際寧有三施而無報傷哉藉主恩以報先臣不能代先臣報 主且當奈何願臺下以其餘教之西望三垂不勝引領

與康驥漢

檀城畿甸也而兼邊文吏也而兼武民事也而兼軍能弘斯任非兄而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皆在吾同

榜其爲重地與吾同袍兩足賀也詩扇二握辭翰皆
拙冗中未能成相贈之什聊以當遠望耳賤眷過貴
邑承厚程豐饌感戢之極附此代謝

寄王相公

老師投綬以來幾易寒暑而某以定省縈心進退維
谷什一在官什九在田僅僅一再奉尺牘布腹心至
疎節矣某方跼伏林樾蓼莪自痛援琴而鼓尚未成
音而主上以鑪冶舊人召至再使備小宰之職仰
媿玉山頰慚金鏡惟日服臆於所指授兼欲因風請
益奉以周旋而長兄以台翰至矣自念門生在諸弟

子中最少最不敏而過蒙記憶過蒙期注撫心自語
何以仰酬今日世道陸沉時事旁午卽欲展布四體
圖効涓埃而上下之交隔若秦越一肘而十掣間信
而九疑則奈何能貢微忠置寸縷於袞闕也恭惟老
師忠結主知道先民覺海寓喁喁日雲霓於綠野
香山之間蓋醫國者必用國醫醫不夙效不服其藥
信與不信也今在朝在野夙爲主上所信復有何
人倘以上池一勺沾潤四海社稷危而安生靈悴而
蘇者計獨望之我師耳爲子陽者敢不厲鍼砥石以
從尊惠儼臨三肅拜賜謹南向頓首謝

副啟

某海上寒士不自意至此至此則我師之賜也事逾望初任出才表即可不再計決出處矣顧以先大夫之病也湯熨次心三請于上而三予假病得娛侍沒得訣別請封請卹皆非分而得之夫臣有心以順成而君有命以亢應既非人情亦失臣禮以故巾車就道扶服以前倘可代先人一報恩厚退就田野死不恨矣既入國門見目前事勢乃全與所聞所期不同往時所見常事相傾相疑日深一日言之必委諸瑱而不言又安用此瘖爲也某自顧徬徨真若鍼墮之不能去體唯是出處司南式型式范惟老師片言教之久疏裁候漫謗裏言中情不極惟有神往

答王弘陽開府

門下介然特立穆然深識執簡仗鉞當兩浙盤錯之地爲天下保釐重臣首士大夫無問識不識皆翹首引領想望風采側聞視事之初振久弛之綱銷將形之變指麾易置氣色精明而來教猶凜凜于悍兵之難馴也夫以爲難也易將至矣倭事初定然大畧以貢餌之外輕許之而內堅不肯予則議論必內戰于朝外見內之必無予而且滋議勢必不敢以聞而業

與倭有成言前與後不相蒙中與外不相應我以貢
弭兵彼以兵求貢沿海之地未易息肩也所傳卽妄
過求何害若一有驚備之爲瘳願門下圖之浙兵戍
天津者縛將領而奪其橐橐將已罪而悍軍不問綱
紀蕩然矣天下之惡一也當其解散一亭長力耳役
旋勒狀仰答清問不盡之悃容嗣布之

上王相公

春初偶聞之邑大夫朝中議論復起僻在海上無由
見全報妄以爲吾師方開布公誠嘉與天下士大夫
更始而感之不應復有紛紜此在常情必不能無動
我但一動心動色人卽借以爲辭蓋人利在有事我
利在無事故有無事處事之說小价還盡得吾師諸
疏揭讀之始悉苦心雅量而自慚其計之過辭之贅
也所謂鎮俗云者大畧如蔣琬喜愠不形韓琦置成
敗度外令人無端可尋耳若尊教好我者必墜諸淵
惡我者必加諸膝以此爲矯情鎮俗則不但謝安石
司馬君實所不爲卽爲二公門人者亦不敢以此言
進不肖方尋遂初豈合復談 朝事但以受知深厚
不敢自同越人書草旣就覺傷煩復反覆刪改十存
二三轉使意不明暢益有未定之見而無不盡之心

伏蒙嘉納倍有愧悚老師責我以昔之相勸者今自
爲抽身之計此實有之豈敢文飾老師下詢據心所
安而對爲老師謀與自爲謀豈有兩心戊子湖湘之
游過敝省而不入意在報命卽請告耳不謂竟成
遷延之役然歸心歸計時時向同列言之昔在京華
卽思林壑今在林壑卽趨京華前後旣不相符進退
皆無所據矣且以三十七之年而至宮詹前輩未嘗
有也而有之自某始前輩請假如陳如沈如劉多者
四五年少者二三年未有不轉假者也而無之自某
始有前輩所無無前輩所有心知不可人且謂何吾
師之樹人也固將取而材焉樹松栢則遲樹楊柳則
速樹樗櫟則更速若某以少年取膺仕無以異於三
日而大拱則世必謂之妖祥某之不來無論狗馬之
病烏鳥之情而亦事勢之不得不然者也昨日別父
母執手悲痛路人亦爲惻然明知非久別而慈母苦
不見信以爲謾語相寬耳別來數日不知母淚盈幾
掬興言及此心折骨驚蓋前日猶預愁別離之難今
日乃親經別離之苦吾師以大義責某某敢不心服
某今以至情告吾師亦願吾師哀憐某雖在千里與
處宇下無異異日必不敢負國必不敢負老師筆札

不工併乞矜宥

上張洪陽相公

不肖自戊子之歲卽圖歸計累年往返書中亦屢及之不謂遂成遷延之役至今日也凡物暴長者必不祥不肖年未強仕而官四品此神理所忌也頃與父母別牽衣頓足不能爲懷至驛舍連宵不成寐纔一閉目境界至惡寤而枕席盡濕去家百里已爾豈更能遠涉耶仕者誰不辭親而出然使心無感傷身無病苦則雖遠別何害不肖乃終日使父母愁煩豈能乘堅策肥自貪榮顯災緣福過病以愁增年未四旬頭顱如許顧影自憐頗有憂生之嗟但得侍父母一時歡笑卽爲無價至寶免身心一時愁苦卽爲極樂世界生平道義無如老伯豈遂不加愍惻耶頃者菲儀未蒙揮頓而小价反承厚賞愛屋及烏何其渥也附言申謝

寄張洪陽相公

屢溷清嚴再勞批答不勝感激不勝愧悚史局新開過蒙推轂自以資望淺薄謬從陳沈二年伯之後誠非不肖所能堪處第官以史爲名十七年來未有尺寸之效而茲乃矢其一得之愚雖復駑頓敢不自竭

北海集 卷二十七 三百七
至莊誦來諭謂金門不異窮山以涉世兼出世以用世兼避世謹奉斯言以爲師表豈敢固執初心竟虛知遇第前書所陳皆是真情真病而老伯若尚以爲託詞者不肖豈敢欺僞至此家君東歸以來杯酒之外無所寄其精神親族之間又多拂其志意終日嘔逆腹中痞塞兩股刺痛非皮非骨楚不可忍晨起若無病人過午卽發鷄鳴而止次日復然海上無良醫不能定其何病不肖暫別已復懸懸豈能更涉千里之外若使指無爲有指不病爲病非但不祥便爲不孝矣凡父母均憐愛其子而在婦人異甚家母憂不肖乏嗣至於兩鬢如銀萬行成血不肖年近強仕若使屏除世事從容調適自知有必得之理若外困于應酬內疲于筆札則事有不可知者居京十一年並無生育此卽其效矣日復一日忽然不覺年光一往何由可追此不肖真情原非難見也圖歸數年近始得之省覲未久又當遠別未定何時再還鄉井旣無一男半女慰父母之心又卽曠歲經年違父母之側心非木石能不依戀不肖繫心庭闈真如慈鳥返哺其陳情左右真如飛鳥依人倘肯惠顧家君舊好施及小子早賜允俞俾得安丘壑侍父母圖嗣息此不

北海集 卷二十七
三百十
肖父子延頸屏息以俟者也卽不然亦望老伯寬假數月來諭云綵衣之歡若猶戀戀則青藜之召亦可徐徐自非生平道義骨肉之愛何以體悉至此第不肖業已就道又再奉上繫之 旨雖欲徐徐能乎昨聞家君病中夜馳歸三日而復返于長山以待 命若非 旨意明寬數時則私歸亦終不便且不敢久望老伯一爲區處以終大惠自知煩瀆情不能已麋鹿在原命實有制走無所往鳴不擇音惟老伯憐之察之而已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二十七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二十八

齊郡馮琦用韞著

書牘

答夏仁寰開府

答顧僉憲

與康驥漢

答康驥漢

候申老師

答徐荆璞長科

答黃葵陽宮詹

答南吏部趙公

答張玉陽少宰

答党中丞蘭懃

答韓敬堂宗伯

寄黃葵陽

答周二魯尚寶

答李翼軒大叅

答孫洪海年丈

寄太倉王相公

與侯大尹

答鄖陽撫院鄭公

答廣東惠潮道任公

答項工部

答延綏撫院王晴江

答麻老師慶洲

與張洪陽相公

答姜鳳阿宗伯

答何震川宗伯

答李對泉開府

答江中丞纘石

答江纘石

答何震川宗伯

答成益齋開府

答姜肖鳳

答黃葵陽

答陳芸牕

答呂新吾

與趙中丞南渚

答徐理齋中丞

答宋可泉中丞

答史金吾雲津

回李戶部

答沈太素學憲

答王憲僉

答劉宮詹和宇

答龔方伯

答劉完白

答趙中丞南渚

答李都憲

答馮憲副

北漢書
卷二十八
三
與人論文

答張冠華

答顧冲庵

與余漢城

答馮開之

答李霖寰大叅

答李大將軍

與

答夏仁窠開府

久仰風猷末由披對遠承翰教孳孳爲地方計至勤也人臣值時事艱難屢請不能得且當就時勢量爲調停使無及于亂而可以待 上之覺悟亦中策也包稅最便第使撫按總斂而付之中官爲費少而中官之權輕使中官自斂於府縣府縣自解於中官爲費多而中官之權重若得撫按徵收中官解進徵者不解解者不徵百姓之苦可減一半矣程令敬聞教鄧少宰實學真品人倫師表生旣不究其用歿後恩卹當破例從厚無疑也

答顧僉憲

門下惠顧家君舊好施及不佞款款之情諤諤之論
每一相對便可一日千載退而心感心服至今猶日
在胸臆也門下出都未幾而司馬郎官備兵使者之
命相繼而下今時事無如兵急九邊無如勦重當事
者舉以畀門下託重而恃力豈有量哉家君旣歸林
臯不肖時奉杖屨一丘一壑自謂不減古人但日念
門下不能去口昔在宦邸便思故鄉今歸故鄉轉思
故人安得門下建節於我東土耶李念方端直有志
故是國家可惜人非但以門墻臭味風流相悼而已
其所著書當爲表章謹爲一書託劉斗陽轉致其家
取遺稿付郡守公錄之若以門下之寵校訂而付之
梓人亦吾輩不負死友之誼耳

與康驥漢

先祖遺稿賴丈表章更藉雄篇冠於端簡左太冲賦
草得皇甫序之而始重此卽九原可作百世可徵其
在子孫之感可知也弟愁病相仍顛毛種種去年孺
子已成下殤一切世事皆置度外惟懷想知己日在
心曲耳華翰遠貽忽如面語祇拜雅贖丈惠念草土
之人乃爾鄭重言感則淺矣同袍諸兄在長安者落

落晨星鳳翥丈夫去留當作何計便中寄聲訊之久客
僑居可念也

答康驥漢

仰席休芘叨貳秩宗能薄而祿反厚齒後而秩反前
意緩而仕反速此三者弟所爲凜凜也非詭故不情
直以往歲求去謂何去而不敢不來來而不能不轉
介介獨恨是耳辱承翰貺雅意良勤果酒敬拜賜矣
餘儀未之敢當謹付使者歸壁率爾占對不盡願言

候申老師

前歲尺牘通訊仰辱還答捧函踧發如立下風未及
申訊請急奔命逢天之感殃及先君悼心泣血跼伏
草土不敢以不祥名姓恭候純禧今當除服始敢端
力布腹心於左右伏自思惟內不能負土以下從先
夫外不能援琴以遠見 夫子親恩罔極師恩罔極
每一念至不知涕泗之橫集也方今 主上神聖羣
臣莫及而中外睽隔幾務叢脞內憂外侮未必可量
猶記老師柄政時未嘗一事不諫諫未嘗不婉切篤
至而 上亦未嘗不歛容聽之也委曲調劑之效外
廷未必知而禁近之臣備知之幽憂以來世事已絕
不相涉卽不知公卿中尚有理喻勢禁直諫隱諷如

北海集 卷二十一 四
老師當事時否又不知上復未事下詢已事中止如
老師時否蓋 上臨御久其視公台九列皆其素所
奔走小臣非復往時敬禮虛佇之意今不及時推轂
魁碩耆艾之臣雖有後進百輩徒以輕而益輕耳晉
公在唐潞公在宋今且與我老師而三用舊德則下
易服憑舊知則 上易結今天下治安一綫斤斤獨
望是耳門生自離閔以歸多病相尋兩鬢如絲萬行
成血以師之靈幸而不死便於寢苦臥塊之餘永爲
枕流漱石之計於身世無所不可惟是上負老師生
成大造以斯爲恨耳愁病薰心筆札久廢語無倫次
仰冀矜原

答徐荆璞長科

門下念貴座下而施及所知厚賜之芳翰重以嘉貺
以不佞叅芝蘭之臭而門下同沆瀣之氣推愛固有
自矣敢不拜執事之重勤忝旋肅此布上謝言節候
方嚴加餐自愛

答黃葵陽宮詹

伏承芳翰過許程士之文表策淺薄未能發其所欲
吐竊計不難示天下而難令閣下見之閣下以爲可
卽可矣夫文之工不工故是才用短長不足深歎獨

北海集 卷二十八 三十五
柰何以矢公矢慎之事而字批句駁唱爲疑端以誣天下天下事盡無私而獨科場爲私各衙門典試者盡無私而惟詞臣爲私士夫亦不幸而爲詞臣詞臣亦不幸而典試事也少所見多所惟無足異者惟是過自檢飭過自引避冀以免于世議而嘒嘒者復持其後從此主司無免罪之路矣閣下當亦有槩于中乎序屬惟新人方求舊講惟 賜召綸閣延登閣下可趣舍人治裝矣

答南吏部趙公

得手教具悉至情真古人所謂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者不佞何敢以世情相強 明旨慰留轉盼卽爲考績之期不知猶可一行乎 國本既定 宗社之福行取考選已奉 俞旨昔爲常事今爲特典矣 聖心大有悔悟之機若從此推大臣撫道諸臣皆肯點用礦稅稍肯調停天下太平尚可冀也叨繼後塵奉明教媿無可自效者劇曹閒官不敢求多於職業之外就職業中可以扶正直悟主心一事亦不敢自處於退避此外避而不問也弘陽已轉與彼中撫按院言之俾早結前局始可推用巢雄已推翰苑清卿而 明旨不下此後或可有點用之機耳濰尹王公

有才有守有學不佞素心重之而天曹移 旨已至
五省官皆住俸矣前 明主止於罰俸部覆乃謂罰
俸僅責既往住俸可責將來於是五省官皆停勒常
轉言之不可不慎也如是今部中已行咨各處查各
縣錢糧完否以爲遷轉之地若報到不欠明有文移
始可動耳近聞富平海豐皆爲吏所持漢高有言吾
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以今觀之信然牘末云云
任之而已公署持秃筆作答不能盡所欲吐

答張玉陽少宰

南雍天下文獻藪天子嘉惠多士簡閣下爲師表天
下賢俊園橋而講同異彬彬比于思皇之盛爲國家
楨甚盛事也道路阻修未能馳一介相賀重承芳訊
兼之多儀拜命之辱敢不稽首

答党中丞蘭臆

朔方遠垂天末惟重臣建節以鎮撫之下符公評上
出特簡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但憑熊分虎爲鄉里
光寵而已邢公備兵陽和專閩在卽一時三鎮重如
鼎足郡中盛際前後罕儷矣不佞文質無取謬躡清
華卽叨在旃厦之側亦已改歲而尚未一望屬車之
清塵豈有格心敢期造膝有何意緒更以爲榮仰承

温言媿荷而已

答韓敬堂宗伯

歲籥屢更祥琴在御會膺特簡光晉綸扉辱在後塵
兼之世誼仰希崇躅日望前旌忽厯瑤華重以雅贖
尊者有命敢不登嘉敬屬來忝布陳謝悃遠席休庇
濫竽宮僚附命僕官何以免戾更望發覆用示訓迪

寄黃葵陽

門下荷橐橫經在 帝左右便應叅執大政霖雨蒼
寰何意大道荆榛光天雷電按劍相眎竊鈇交猜雨
虎何憑冥鴻已遠夫豈其翔千仞凌萬頃而直爲此
腐鼠者也門下行時索先集比家塾寄至已解維南
發謹此陂門光祿二集因便上寄

答周二魯尚寶

向讀門下一二封事私心甚壯之以爲通達類賈太
傅鯁直類汲長孺不佞卽爲執鞭所忻慕也丈夫意
氣萬里比鄰豈必接塵而游乃稱平生驩哉客歲校
文之役七澤之材不可勝收而不佞形過鑑窮重爲
大國觀笑獨得一二國士如令姪比者私以自快耳
方將因令姪爲紹介以交於門下介書未及發而尊
翰儼然臨之且讀且作且以未先施爲愧及閱所著

子書超超遠著當在柱下史關令尹之間非徒懸書國門一字千金而已置之几案永以爲寶

答李翼軒大叅

郝令行秋毫之敬不足以當一獻重辱翰貺奉之悚然訊起居狀則車馬尚往來梁衛間以帷幄近臣尚煩鞅掌誠難爲意然而歷試艱難則四方之望重遍游名勝則千古之業光惟是通家猶子不得時奉話言以爲私恨耳序屬休和玉祉多福伏願爲時珍攝以需大召

答孫洪海年丈

丈以直道久淹郡佐挈資望拔淹滯自是銓部職也卽以轉致當事矣入都來一槩未敢受饋不容獨當厚貺謹附使者歸璧余老師小女在貴治丈與楊丈作何議處愚意欲擇一士流結姻親卽以丈惠作公禮助之如何

寄太倉王相公

客歲小僕還始知有師母之變念我師婉德同心如賓如友及於華髮一旦中捐老師何以爲情先君之變遠蒙歸賻又寵以麗牲之文對小僕垂涕泗每念此意至今心隱隱慟也師母歿逾年業歸九原而門

北海集 卷二十八 十一 三四七
生未能一致不腆之奠具一緘問訊起居寬譬懷抱
猶有肺肝其亦無所施面目已入都卽欲顯一力以
往恐僕輩不解人意道路往返或生他端會張太僕
南還謹附致薄奠乞監之素心薦之靈几近况具在
副封統希垂炤

與侯大尹

向以外家表貞事仰溷清嚴伏蒙慨許轉爲呈請三
十年孤嫠之節得不至泯沒臺下所以翊風教者弘
矣不佞銜戢之私未知所報而不揣復有發棠之請
誠囁嚅不能出于口而情又不可以已是以敢私布
之妻伯姜主簿名嵩者今歲六月間卒於京邸不佞
視含殮焉沒而猶視不佞祝曰嗣子不能自立者請
爲羽翼之乃瞑不佞憐焉悲之又肅然信死者之有
知也其子名嗣簡二十歲矣痿黃善病弱不勝衣蓋
妻父兄弟四人皆無子獨妻伯此一子在耳而又多
病未習人事未見官府家業零落堂室傾頽如此子
不能自存卽姜氏之嗣斬矣而不佞受人生死之託
不能一效薄力死者復生生者安能無媿也妻伯故
與族人不和恐族人欺其孤弱以暹宿忿敢祈臺下
卵而翼之又編審在卽以家事言已非舊日以人丁

言孑然病子與影爲兩耳豈不佞專爲外家力于恩澤惟臺下恤沒存孤垂德不報之地也

答鄖陽撫院鄭公

伏讀來諭具悉中使奸民肆虐之狀民力竭矣民心怨矣所以未盡有變者尚賴三尺之彈治兩院之調停耳若皆欲釋負以去誰當爲百姓請命者大疏陳乞雖懇非不肖所敢聞也勒狀布復諸容嗣悉

答廣東惠潮道任公

伏讀翰札知丈以最績上聞行當有 璽書褒勞甚休甚休比歲倭級未錄蓋因制府報罷中朝無從甄叙耳丈宜擢久矣屢推未報邇來事多難憑遲速類若有主之者顧職掌謂何此弟所以仰媿明主俯媿同袍者也承教敢不夙夜大貺寵頒理當登拜第以尺寸無補俸亦不當受何況故人之間遺業一切辭之卽丈亦未敢破例也謹付使者萬惟原亮楊復所年兄後人何似丈幸以餘光振之

答項工部

高山仰止爲日已久頃家君一再過都門誦門下風猷不能去口古人目擊而道存不佞逃聽而心醉矣再承芳訊兼之惠遺拜命之辱重拜大貺文紀一編

北海集 卷二十八
先達大雅之作具是矣既雕既琢復歸于朴門下其
有復古之思乎歲事方新眠食自愛以爲祝

答延綬撫院王晴江

伏誦辯搢事理了然公論非久且大定矣代者屢推
不報殆 聖主欲以慰邊人借寇之懷耳董鄉凡才
具有餘處邊地亦無過量調暫屈終無傷遠到也調
任例當赴補今至而未補者尚數人若不至而徑補
則何辭以謝長安邸舍諸君也具以質對伏惟鑒原

答麻老師慶洲

老師雅抱匡時高標振俗棊鶴之風朝列傾仰而省
垣忽持異議此卽與老師品格無損毫髮然亦以此
驗人心厭實而趨華世道售瑣而置璞可爲大息也
議之初起門生六七人同詣太宰處具道老師生平
太宰亦自知老師者第難以違省中意而又業留兩
房公皆政府所注意者孤根易動百足難僵如不肖
輩雖數人何益于泰華之毫末哉徃歲有湖湘之役
甚有形過照窮之思事幸而竣惟老師芑蔭實波及
之今春叨從講僚之後飲水知源何敢忘所由進也
李克老行迫附此奉訊惟冀老師強起以慰蒼生之
望士論所附未有屈而不伸者也某臨楮無任懇切

與張洪陽相公

頃奉 徵書堅意不出惟以太夫人故竊謂承歡舞綵百年未有艾何以卒然邁不意令人驚怛雖然太夫人之變當鶴書之不就老伯之歸及萱堂之尚存此其存沒之間復何憾哉古稱生孝無取滅性几筵渺然惟身在耳無過悲哀以憂逝者臨楮不勝惻但

答姜鳳阿宗伯

某生也晚不得望閣下立 朝風采及閣下被 徵書為蒼生起又遠在留都無出一望清塵然高標遠韻人倫師表即為執鞭所欣慕焉頃者 天子下璽

書以褒顯耆碩而某也當制自惟劣淺不足仰代綸言發皇徽烈願藉手以自通於長者則私心所期也乃塵芳翰叙述故舊夫先叔祖既托傾蓋之末契不肖復廁彈冠之後塵高標遠韻藉以自忭寵頒大貺敢不拜德敬屬來使布上謝言 制詞業已具草三數日內即進 御矣不腆之獻具在別幅仰祈麾頓臨楮第有馳神

答何震川宗伯

講幄巨僚斧藻 聖德耽情雲壑雅尚彌高閣下已矢在適之貞天下方切遵陸之望而說者欲以腐鼠

北海集 卷三
更嚇冥鴻是亦不可以已乎戊子之冬一奉顏色忽復六年自歸海隅聲塵益隔卽從便羽一聞動定便是空谷足音何況遠勞使命於二千里之外情眷之厚交道所稀雅貺寵頒敬拜賜矣不肖才不逮人年未及仕喜遂南陔之養已勒北山之銘知己所期未敢聞命童子何知掩人于朝旣貽佩觿之譏兼虞折算之責自全無策仰冀周行冗次裁書臨風馳戀

答李對泉開府

夫代言職也詞之不足稱代言罪也何以當來命之辱且辱大貺哉雖然尊者有命矣敢不拜德聞節鉞已將出境我東人之戀袞衣如怙恃而不肖之瞻赤舄如饑渴也去不送來不送奈何爲情不腆之儀聊以將賀馳望旌祭悵矣神飛

答江中丞纘石

承翰教知台駕已入楚疆光弼將子儀之兵指麾易置氣色精明逆酋不但奪氣行將授首矣欣羨大兵旣集第須合勢促之以持重收全功處如脫兔用在當機不必輕求速效以爭一旦之命也草勒布復先君已入名宦祠矣微門下力不及此謹因風以謝

答江纘石

臺下方奏功而離閔向以生別今成永訣於人子心
寧能無憾耶誰不沒沒而有子若此卽九原且有喜
色願臺下以此自寬大疏業已題覆入而不報 主
上不欲遽使重臣釋負耳俟省中催疏當再有請也
草勒布復臨書惻惻

答何震川宗伯

翰札再臨腆儀下逮披函三復如奉清塵感慰私衷
非詞可悉頃部使者報命首推轂閣下閣下帷幄舊
臣 帝心簡在不俟一薦爲重然始造誣者自臺中
今復得臺中爲瀚雪則羣喙帖然息矣疏至之日衙
門諸公彈冠相幸惟外論亦以爲允閣下宏才雅望
海內所宗年方及艾自應出而奏啟沃燮調之效不
宜久臥東山虛蒼生之望也張山人信佳士惜行追
不及數與語外寄師老書一通乞爲轉致

答成益齋開府

門下以宏猷遠畧爲國長城今邊事方艱樹勲立業
正惟其時何恙不已而上章引退軍之驕悍便欲成
風稍稍譟呼卽有易置是使兵愈驕而紀愈弛也門
下以自處得矣奈國事何

答姜肖鳳

承示邊事具悉憂國之懷持論確中事機時流不易得也大畧西事賊所仗者虜耳故事虜報動以數萬今聲言三千騎以此知虜原不多假令虜多精騎自足跳梁何煩城中給鎧仗且令其下胡服以惑我耶魏公負一世之望而不能使其衆誓師之日遂有違言心類執冰事同使鶴驅之則怨賞之則驕兼恐所憂不獨在寧夏耳今將出師忽行忽止重爲此輩觀笑將及監軍皆顯有輕部心且已明言非魏某所能辦未戰則爭事已戰則爭功重重乖刺豈有同心共濟之理以至使捨酋諭套虜尤爲可笑虜與我有何親何厚不乘機爲亂足矣乃欲其爲我定亂耶我有亂不能定而厚求於虜此明示以輕弱所幸者虜中無人與無策耳近地招軍易於遠道請救來教良是見當事者卽具以語之

答黃葵陽

鴻飛冥冥而弋者猶視於藪澤何其謬也令如吹毛議且銷骨後之君子誰能免旃要之事不極不厭不厭不反謹極而嘿晦極而明茲其時乎讀大疏事理了然無可疑者而衆咻不肯置士論久而明天道定而勝願閣下以天自信耳使旋率爾布復臨書第有

懷嘆

答陳芸牕

識時務者將在俊傑而丈乃虛以詢僕東方吏隱何
知何識縱使聞雞而舞未堪捫虱以陳也大者無如
上下相隔章疏留中其次莫如獎忠直錄遺佚近時
爭端煩興幾如聚訟論臣子之誼則當先公義後私
郊論朝廷之體則當先實政後議論又士大夫重北
輕南重內輕外遷調不常被命者又不時至遂使留
都一人署二三印信而兩司中有一人攝四五道者
總之情勝法私勝公耳倭奴不歸終是未了留兵則
苦後費之難支撤兵則憂前功之盡棄若使倭得朝
鮮中國無一日得安枕矣丈負蹇直得無有意乎

答呂新吾

閣下有鼓盆之痛未能具尺書奉慰及致不腆之奠
乃辱翰教以文見屬不敏不嫻何足以備紀述雖然
閣下之視夫人如友也不佞之嚴事閣下猶師也敢
不敬共筆札之役

與趙中丞南渚

遼左三面當虜兵革無寧歲重以倭警震于其隣
天子東顧咨嗟簡于百僚昇臺下以節鉞託重而恃

力豈有量哉丈夫當國事艱難摧疆討逆上酬主
知下竭臣節建封侯有土之業此千載一時也不佞
夙以世講比干宸宇松楸在郊桑梓在邑其為慶休
實百恒情謹因風便布陳賀款臨書馳戀詞不能宣

答徐理齋中丞

歲改矣春且暮矣而不佞弟以冗生病以病曠官棘
闈之役不堪勞頓古人有山中春盡不知年之語彼
以閒不知而我以忙不知此其賢不肖相去遠矣吾
丈仗鉞西陲勲伐獨盛貴邑三老行稱鼎足遠承芳
訊重以多儀惠出同袍敢不登拜謹因來使布上謝

言瞻晤未期臨風馳戀

答宋可泉中丞

頃張誠庵枉顧以臺下出處下詢不肖卽謂來疏當
上之張公不勝白駒之戀竟止不上愛則有之為臺
下忠計則未也新進少年稱量前輩播弄斤兩忽陞
忽調不佞從旁且為惋嘆出處大節自當以此時決
耳聞考功君云旦夕補官復令來役齋原疏以歸不
佞竊謂人之處我與我之自處異在人當為國惜賢
才在我當為身明進退辱以通家至愛不敢不以實
對要以事久論定恐不得高臥東山耳

答史金吾雲津

遠承翰教重以大貺祇領茶扇以識盛雅杯幣過腆非所敢當謹附使者璧上華宗名德世家方以雍睦垂世範兄弟間卽有違言旋當平復不然則貴邑怨家彈冠而慶矣

回李戶部

伏讀門下封事以允運而策及飛輓以運餉而策及備倭忠謀便計足稱石畫當事者能以實心行之自可偃息海氛豈但運道無梗而已翰貺遠頒敢不拜德客歲借貴座師有武闡之役遠席休苾事幸而竣謹以錄文呈覽惟門下教之

答沈太素學憲

實甫在都下時道丈勲望甚詳自實甫歸後遂爾渺然乃向往之私目在左右丈夫意氣萬里比鄰固不必接塵而譚也新奉 特簡督學三秦 命初下時旣爲爾瞻扼腕復爲吾丈彈冠弃一正士用一正士得失正居半耳弟遠席休苾視篆北扉官浮于年福浮于量名浮于實三者皆世所大忌而弟不幸皆有之不去且生得失旦夕解組歸矣王蓮塘太史真心質行一時無與儷弟夙以大受期之今已矣此確然

俎豆于學宮者惟丈留意司馬郎劉天虞少與弟同學慷慨不羈士也課士之暇能一顧否

答王兵憲

臺下以海上之警詰戎設險夙宵不寧隱然以身爲國屏翰爲東人士郭郭今日之事何必減邊塞重卽謂老公祖資望兩崇則胡不增秩不易地以至建節鉞于我東土柰何奪以予貴陽題才者重遠地而輕近地竊惑焉方欲介書布幣一陳賀悃而會以予假東還面承在卽未敢復溷典記行至瀛海道中遇使者致尊命刺火讀之媿媿盈幅老公祖已榮擢而惠顧士民若此厚也卽士民安能無攀轅臥轍之恩耶數日之內便可面奉音旨倉卒裁謝未悉欲言

答劉宮詹和宇

閣下宏德雅望海內具瞻榮簡宮端筵階密勿暫煩羽翼卽秉機衡凡我後進實延頸鵠立以俟延登之命伏承台翰極荷記存敬屬來坪布陳謝悃鴻遵在卽雀躍何勝

答龔方伯

門下令德名家世表南紀不佞典文武之闡而華宗入彀者三惟楚有材惟公家有楚材是奕世通家也

尊教命敢不祇承第方乞恩歸省杜門謝客無由面晤當事者奈何

答劉完白

不佞以省覲行固欲一見家君所與遊者得門下書如見門下也名刺過謙非所宜蒙敢告不寧幸亟易之

答趙中丞南渚

門下撫中州不啻慈父母于嬰兒胡天不弔奪門下母因以奪中州萬人母耶大疏至情苦語感惻千古可以動神人貫金石 至尊孝治固不待其詞之畢也墓誌見屬敢不唯命時方叨轉繼以予假刺刺長安道上無一刻暇携使者至新城乃始具草以授之不敏不工柰何以置之于鱗後也大貺儼臨不敢不拜薄具不腆薦其明信惟門下爲致之几筵

答李都憲

數年承德愛難以言悉蓋古稱知己多在等夷未有挹上卿之尊修下交之節忘分忘年如閣下遇某者也良鄉道中接翰教何辱長者注念至此識量之喻千古名談仁人贈人以言九鼎駟馬未足爲喻蘭絨之惠不減緇衣閣下遇不佞非例也都門送別百里

而枉使者申以長箋非例也不佞何敢以例爲解散
拜賜矣肅此言謝海內知己天涯比鄰雖遠處海濱
如在宇下草次占對投筆無宣

答馮憲副

朝鮮之役三韓盡徹銳師以行虜猝而犯我我猝而
應之不折不扣一戰不遺一鏃而虜騎退舍郊堡晏然門
下整戎經武賢于十萬師矣向承尊委制府贈不嫺
于詞不足以稱盛舉方用爲歉而過承獎借寵頒矧
遺惟是長者之命不敢辭也對使言謝

與人論文

別來五見芳草矣大作筆蒼語健絕不襲人口吻此
士林中最難得者但思致有滲漏格力未渾全時有
卓絕不無利鈍若論萬全之策當更別求進步處耳
凡文字必欲勻稱非是平常卽錦綺之類亦須全匹
如一非謂布帛宜勻錦綺遂不必也

答張冠華

別來久矣恨丈不須臾至以叙契闊忽奉翰教知祥
琴在御脂車將發握手之歡計日可俟長安棋局方
當一新二相同時 賜策太倉師以將母不來冢宰
爲政不復關白內閣朝省卿貳頗多易置而言者厚

求無已時此世事又一變也丈在浙中有定變功不知陸公意雅相知否北上之期緩急間當自有微權盧瑞峯出而補官孫月峯補官而出二例不同然孫爲高矣辱在極知敢不竭所知以對

答顧冲菴

門下以壯猷雄畧爲一世所推制府之命僉以爲允金革無避墨衰從戎未嘗不可況祥琴將御閫鉞新假六軍萬姓翹首跂足以望旄麾聞有來章黠然失望忽爾趣行忽而易帥以一人言而用以一人言而罷得無如季布之言乎世議何常其責人也

已時有如門下不以疏請則又將有謂門下忘餘哀以赴功名之會者國事艱難東西交急誠得賢人而用之委任而責成功自當有濟今如此用人如此建議乍賢乍佞忽用忽舍得無如所謂雖有頗牧不能用者乎國家需才如中流之用楫而將吏望門下如農夫之望歲非久將有後命惟門下無復有辭遜耳

與余漢城

憶與丈別忽忽如昨日事已復六年相知幾何無一字相問誠自憾其疎節而亦不能無望於左右也不佞拘守樊中足下高視塵表握手執袂當復何時君

平弃世世故未忘君平惟是帝鄉難期世事多故僕亦且旦夕引去矣何者誠自知於世無所濟而內憂外禍終始難量上當此時惟以蹈東海爲上策耳卽如寧夏一事紀綱蕩然觀時賢處分事殊未了虜乘賊釁賊挾虜勢何所不至党石二公冤酷何時得雪僕不敢爲私痛天下可痛者更什百此耳讀足下詩一生一死見交情矣其詞沈着痛切的是少陵正宗僕直後而未往耳聞邊報五章呈覽足下視之何如舊日阿蒙耶客歲京闈之役大畧取士卷稍更定之別已六年落落故吾坐是回皇不能出於手非是相忘不相寄也

答馮開之

東觀 賜環南雍振鐸公論始明非但吾黨私慶也明歲計吏後又當 冊儲丈必借重宮寮下榻披襟以續舊好當在數月內耳承手札兼之雅贖敢不拜德敬承偕丈並在舊都清署覽睇湖山人得勝地地得主人然皆不能久有也公亮已陪學憲計 徵書亦當不遠弟頃典武闈之役取辦倉卒無足觀者足下前書所謂一解不如一解者卽此是矣一笑一笑敝門人沈叔敷新選南曹其人儘有學識而沈潛不

發露如過足下足下留與語如對小馮君也

答李霖寰大叅

憶昔游吳先生之門卽與門下後先不相值然譬諸草木吾臭味也於時慕用甚勤而恨相知晚及燕市相過定交傾蓋會日苦少別日苦多不得盡其約結已而太乙文章移照海岱多士耳目一新瞿然顧化此其識力不減昌黎永叔東人自勝簪紱而下皆願拜下風其在不佞傾矚可知也惟是憲臺嚴重卽有尺書無由達而會門下叅藩中州不佞乃得一奉翰札向者門下泣我海邦而無由聞問也於時近而遠今憲節已移折簡可以頻相來往於時遠而近若不鄙而時惠之德音以筆札代瞻覲固不佞所禱而求也使旋勒狀布陳下款

答李大將軍

武闡竣事卽聞捷音此九廟神靈所期望也逆賊授首天下驕軍悍卒破膽不敢復謀虜亦畏我兵力不敢復入塞而我乘大勝之後又可以自振厲而東破倭此舉係中國強弱之機豈但功在一鎮而已雖金石所載丹青所圖何以過門下門下功已盡美矣盡善矣願更圖所以居功者

與

洪龍江老師任藩臬于吾省者三而恩澤在敝郡最著不佞自束髮荷特達之遇永懷知己念欲報之未有路也乃郎春元名崇禮者以喪偶爲外家所訟屢更覆讞無左驗而復擬檢行長從褫斥彼中宦游多知其寃以其士大夫家寧急勿寬莫敢任也吾鄉王弘老同出洪老師門下與弟私相議曰天下有公道有厚道以其世家子弟而有意輕之有意重之皆非公也以兩生疇昔知遇明知其子之寃而不爲一言非厚也故敢同詞以請於臺下事須有實惟臺下覈實而稍加覆露焉洪子才士異日得有所就不敢忘德卽龍江老師亦銜戢九原下矣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二十八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二十九

齊郡馮琦用韞著

書牘

與魏見泉中丞

與友人

與友人

答薊遼督撫邢遼東撫院李兩公

答趙侍御

答鄭崑岩太常

寄玉辰玉

柬張洪陽年伯

上趙澱陽相公

與王辰玉

答馮開之太史

答詹副憲

答劉泗洲

答王辰玉

答王鳳洲司寇

答余幼峯

答餘姚邵公子

答周二魯

答朱鑑塘

答李霖寰中丞

答郭希所中丞

答宋中丞

答孫湛明少叅

答李霖寰總督

答支簡亭開府

寄趙寧宇開府

寄孝感縣令

北齊集
卷之九
答陳芸窓

答郝少泉開府

答賈春宇司馬

答支簡亭中丞

答劉晉川河道

答尹春寰開府

副啟

與康驥漢年丈

答李修吾中丞

答康驥漢年丈

答魏見泉中丞

答李霖寰總督

答李及泉中丞

答趙壽峰大叅

答李推府

答田易齋兵道

答蕭泰嶽司馬

答江澄源中丞

寄王康宇

與魏見泉中丞

竊計斧袞蒞晉陽者數閱月矣一受代而旌旗變色
耿介當風古人所謂譚笑折衝未足爲喻頃見寧夏
軍書此坐支解逆黨之具也么曆西賊費兵力之日
久而後乃殲之今海氛猶惡羽檄屢馳臺下聚米籌
邊洞其情形終作何狀夫幕府日椎牛饗士而虜歲
不敢近鴈門此特一隅事耳不足爲臺下頌也日者
謬典武闈之役事幸而集惟臺下芘蔭實波及之錄
文成自倉卒止堪覆瓿然在臺下不敢蔽匿其醜謹
以二冊呈覽

與友人

門下志行燭如日月而動遭踔蹶黃河百折終於赴海太山之高也嶽崎嶒嶝何損焉不佞居常感念謂名位窮古今而無一住者也寒暑風雨自更而不奪者性也議論焦唇敝吻而無一成者也燕雀蚊虻自過而不亂者真也門下經濟氣節爲世標幟固宜有望而思射者德之不愆奚恤人言初發難也推轂者固欲遂委鎖鑰之重寄而事有不然門下獲暫釋其重負以去聚訟者忽欲自棄于城而事有不然海波不靜憂方始耳一賢勝於百萬師此政封疆急得人而門下發憤見奇之會也必欲自投劾章長偃息青山白雲豈不甚決第以謫宦上疏事涉怨對左右從旁有所浸潤則危道也嶺表名山相待矣以昌黎潮陽之謫而有向平五岳之致安往不自得哉

與友人

西陲之事天壤間一大變也費國家金錢百萬殺生靈十萬此豈偶然天實爲之惟党石兩公嬰此奇禍而議者乃更指謀反爲激變指精覈爲嚴刻死者已矣不可復生矣而心事尚不白於人間更可悲也頃者逆賊授首親族誅夷稍足謝神人之憤殆睢陽英

北海集 卷二十九 五
冤陰奪其鬼而假手諸將以雪冤酷耳

答薊遼督撫邢遼東撫院李兩公

開原邊事甚急管君才足當一面第以府改道向來未有司官不欲輕開此例恐有援此求改者無以却之耳業已別推第不知 明旨旨點用否草勒布復諸容另悉

答趙侍御

今士大夫大略兩端非弟靡波流則虛憍恃氣若夫不隨不激明能見事力能持之獨見張泰亨與丈耳猥以世講之歡遂附同心之誼握手而語莫逆於懷如味得調而和如弓得比而直庶幾左提右挈並奮清時故當期之歲寒非但遇之且暮也丈既衣繡按部弟亦舞綵言歸青燈悵別宵分相對忽如昨日事而已復改歲矣遠奉緘書重以大貺開函拜賜如下風至於盈虛消息之言更出世味交情之外道義骨肉他人豈復有之亦惟張泰亨與丈耳弟以烏鳥之情狗馬之病萬萬不能違親遠出小疏請告未荷允俞奈何

答鄭崑岩太常

臺下才略品格卓絕一時比推建節重臣羣然推轂

其在奉常如蘧廬之託宿耳此不足辭亦不必辭兼
近日章疏批答甚難故力止使者持原奏歸諸老之
見皆同也不肖小草出山甚爲無據直以向年過承
皇上體悉三年三予假以及與先君訣也每念此爲
之痛心 君父以優渥施之不忍以偃蹇報之耳使
旋草勒布復臨書倍有神馳

寄王辰玉

小价歸始聞師母之訃兄本純孝悼心摧骨何可道
者吾師年逾六袞起居倍當念也送往事居內外一
身耳願丈自愛以安老師越在海上不知師母以何
時葬按會而誅不至不肖其首也卽幸而寬我我獨
何以自安乎不肖出山情事吾丈所悉 上於羣臣
無所不摧折而不肖所蒙恩紀應時輒允其欲得一
當以報如痿人不忘起盲人不忘視力不難出於已
難在有益於國耳出旣無所濟家弟學亦漸落出亦
愁入亦愁眼望洋而心懸旌頭鬢已半白矣凡世上
悲喜苦樂亦自關人福澤不問何官何事不肖於老
師一無所肖似獨憂國一念頗近之自朝至暮未有
伸眉開顏時也年來多病比日神裏恍惚常恐微效
未展霜露間之上負 主恩下負知己以斯爲恨耳

孝與以明經薦落落乃爾然已兩孫不肖始得一子
孱弱不如其女官次雖達了不爲人益也有便幸以
近况示我

柬張洪陽年伯

頃接邸報始知有年伯母之變不勝驚怛塵壒易盡
修短難期漆園弘達故自了了第以老伯勤勞王室
吐握不遑而淑德中捐闡儀內缺撫躬悼逝誠難爲
心不肖託分最深式均休戚旣不能執紼憑棺盡子
姪之誼又不能登階造膝慰尊長之懷北望引領徒
有歎息薄具不腆之奠以薦几筵昭其明信惟老伯
善自寬譬以副明主之眷慰天下士大夫心

上趙潑陽相公

老伯中孚玄袞澤被蒼寰以龍馬之精神際魚水之
契會正宜展究弘濟艱難忽聞上章遠近失望天下
治亂決在此時豈可以一世之興替而易一已從容
之適哉 帝詢黃髮眷注彌殷幸勉抑遐心以康大
業某以朽淺夙荷深知昨奉報章過垂獎詡祇遵
嚴命洒泣登途但以鳧鴈無所輕重之跡而有烏鳥
不可解脫之情又抱狗馬不能痊愈之病此固道窮
緣盡之時乎真病苦情具在別副伏惟鑒亮早賜允

俞則如天之福雖在猷畝不敢忘也瞻晤未卜臨書神往

與王辰玉

頃于候老師書中附致兄丈一緘不知曾入清覽否小价行迫不及取報書而返意甚悵悵前奉老師手翰頗似瞋弟請告瞋其不至無非望其必來轉於督過之中彌見眷私之厚顧於不佞情事似未悉也昨出里門時家母潜然不自勝家君從旁勸解指一月爲期而家母終不見信以爲謾語相寬耳此一行也嚴師疑其不來慈母疑其必往況在他人誰復知之不肖初意一則憂子息太遲一則憂功名太早而在目下苦情只是不忍使父母終日憂念而更別父母以出耳道逢詹憲使始得讀老師朝講用人一疏曲盡事理而不爭勝此唐肅宗所以獨喜得鄴侯也妄意今日之事諫主法鄴侯治國法武侯驟雖紛紜久自帖服每上老師書忽不自覺其支煩要以有當與不當意乃無所不盡若稍存叮咛卽擇言而發矣如有便羽無惜片語以相復

答馮開之

弟以苦情真病原非逃名而未荷 允俞轉見逼迫

疏已發不知可得請否進退無據笑啼兩難待命長
白畧同浮繫忽承翰教真如他鄉故知久別暫面開
緘莞爾讀罷悵然足下姓馮弟亦姓馮足下視篆弟
亦視篆足下頭白弟亦頭白惟足下幼子幼孫擁戲
膝前與夫清夜歸來擾儂不睡此兩事霄壤耳來教
誨以禪理一死生齊得喪回雖不敏請事於斯第恐
障深業重未能一切解脫聊藉足下食芹之甘一浣
茹荼之惻耳綺羅之惠何減縞帶敬拜賜矣資治通
鑑及新刻北史各覓一部見與弟於諸書皆已閉目
不觀惟通鑑尚未相絕故是天下要物獨無奈其糝
糊足下有意新否南雍課選國士如林王之臣大爲
足下賞識此弟楚闈所取士也一別五年深詣乃爾
今猶在南中否先叔祖樂府七冊寄覽趙相國報書
謹領訖附復

答詹副憲

仰煩憲節暫駐海邦釐弊剔蠹綱維整肅如臨淮代
將指麾易置氣色精明矣不佞上章候旨羈棲長白
以家君微恙子舍暫歸既不敢於公府一望儀刑亦
不敢以簡牘輕通姓字直以微行晦跡不得不爾自
顧本心豈敢疎外也乃煩使者光賁丘園三復來緘

北漢書 卷二十九
三百五十五
祇拜嘉貺感極而愧無以爲懷臺下行矣金嶺宵談
已屬草草燕臺之晤亦復難期謹布謝言悵矣神馳

答劉泗洲

老伯宏德雅望朝列具瞻久列中臺榮參京兆憲節
西指輿論未伸以蕭望之行誼而回翔中外漢庭意
益曰詳試政事而重畀之耳匪獨賜環會當授鉞辱
在世講誠日夕望之矣頃承左顧披示衷曲及往候
則乘輿已駕深念長者加禮而缺然不報安所得當
以謝茲負哉遠厪緘書重以大貺三肅拜賜感悚交
懷敬屬來仵布陳謝悃臨風瞻溯倍有依依

答王辰玉

業師致尊翰披誦再周咍議眇論洞心刺骨不勝忻
服比來世議更復紛紜彼一是非此一是非同於我
異於我者皆不能正也目下世事古人便於千載前
道破莊生旣以齊物名篇其要乃在爲是不用而寓
諸庸一語此所謂以不齊齊之者也弟苦情苦語具
在老師書中計文讀之必且惻然動念弟之處世大
類蓮花芳豔外灼衆以爲好心之苦澁惟自悲憐比
來室人以萬分必死之疾而忽有起色遂自信爲歸
故里之效妄欲更邀不可必者於天計老師必能體

悉望丈片語贊決則如天之福也悼亡諸什不知文
生於情情生於文詩至此真可泣鬼神垂金石來教
欲弟爲一言珠玉在側彌覺續貂之難且當奈何公
孝與至郡城留連十餘日始去每對之使人念足下
更深耳

答王鳳洲司寇

向承翰貺豈以三十年向往而敢以例格長者之賜
正欲借長者之重以有詞于他人耳不然一受一否
罪滋厚矣代制便當屬草必不敢過二月用璽
時過二月是稽上成命也某必不然敢以復于左

右

答余幼峯

閣下端亮淵博冠冕詞林榮晉冰銜往視留篆揮毫
灑翰從容陶瀉于六代佳麗之地以卒于秋不朽之
業此真上界仙都人寰勝事惟是帝心簡在綸閣
延登恐不能久有江山之樂耳

答餘姚邵公子

敦之來具道雅意惓惓不佞媿未敢當彼時亦未能
遠慮及此直以彼此商確往覆遂成遲滯遲滯之後
兩不敢決故留兄至今日作解首耳前不敢任怨後

不敢任德但以年伯厚一場不佞反似因避嫌而成
負心每一念至中夜流汗望兄高發然後此言稍安
耳捧讀翰札及拜雅貺笑與作會忽若面談大作理
勝氣昌思精語練格力神識迥絕時流別來三年奇
進至此往年北闈未見禮卷有如此者無論秋闈試
卽春闈誰能先足下者僭評一冊奉寄粗字及禪語
最害事場中當戒之後場不拘何題後必以時事處
分一段結煞觀時事所重卽知後場所出矣如交泰
諭教政體人才士風史學禦倭救荒等項皆可自出
已見畧叅古語預擬一通若靠舊策却無用處也勉
自鞭策掉鞅登壇卽不佞與被其寵亦可漸輕其過
矣令叔聞已入京修業何似便中乞以數篇見寄

答周二魯

門下謫所比子瞻稍遠比子厚差近 聖明之世文
網頗寬去住得自便比二賢所遇皆過此亦 主恩
也何物嶺表乃爲自古才人之數須之久終自定耳
不佞以省覲歸再以病請而再得假久客乍歸耽情
雲竅未有入國門之日也公子學業計當精進秋來
必首應弓旌矣謹拭目以俟

答朱鑑塘

自東歸以來時時於家叔處問動定士誠知心不必形相接聲相問也門下朱絃素絲人倫儀表秉節建鉞當天下紛華要劇之地訓奢以儉馭詐以誠激濁以廉釐曲以直此四者皆門下優爲之不佞所爲相慶者乃在移易風俗借之大道不以策足要路爲親戚交遊光寵也不佞道謝中庸識乏康濟旣無愚公移山之志亦非魯連蹈海之遊直以係心庭闈嬰情嗣息便欲息機省事不能復入長安世事旣所厭談文章亦已謝絕時從家叔涉目山水上下其議論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洙泗伊洛之學有志焉而未逮也門下過相期望擬之君實豈所敢聞然門下教我矣望標而赴敢不夙夜昨見省中疏語似微相侵者卽如諸俠少年門下目覩心畫自有斟酌而爲前之說者旣嫌其不處爲後之說者又疑其處前與後不其兩妨乎令人將安適從也使旋勒狀敬謝記存書不盡言神與俱往

答李霖寰中丞

不佞於古人文字本無所解旣不能真又不能贗今古之間鑿空兩無所據久之旣厭遂欲棄之直以知已有命勉操鉛槧而臺下過爲許可飾無鹽爲夷光

適令避匿不敢出耳海氛未靖 朝廷倚公爲萬里
長城何恙不已而欲求去內計物情外計邊事恐未
有弛擔之日也

答郭希所中丞

總憲中臺夙稱雄峻門下新奉 特簡士類同欣一
則正臣掌國紀可以主持公評一則 明主用端人
原未有心阻抑其爲私忤非但以疇昔同心之雅而
已遠承清問重以多儀敢不登嘉勒狀言謝仙駟就
道繡紱將臨遙瞻郭泰之舟擬下陳蕃之榻行當披
晤諸侯面陳

答宋中丞

朱方伯正當向用何挂冠之速也中璫聲言發人墳
墓此與唐之魚朝恩何異內外相搆將來縉紳之禍
未知所究也敝同年楊叅藩楚亭每書誦臺下調停
苦心彈壓重望當其在鎮閩寂無事也一移鎮而中
使鴟張人不安枕矣一日未去臺下且爲一日福星
無輕棄此一方民也右方伯陳公徑補左轄勢甚便
才甚宜敬聞命矣

答孫湛明少叅

去秋一晤正值多冗兼之方寸瞢亂雖一再披對未

北海集 卷三 十五
足慰契濶也伏承翰教如奉話言遠在藩維係心宗國大畧今之所苦在上與下隔絕而內復有隔中與外乖離而外復自離故上無所施其調停而下但增其排擊上安得無輕外廷外廷之說何從入乎杞國憂天魯連蹈海行且歸矣門下過相期望非所敢聞雅貺祇領附此言謝倉卒占答臨楮依依

答李霖寰總督

聞太老公祖之變不勝驚怛老公祖以獨子專征聞此不審摧裂何狀然墨衰從戎金革無避且當以國事爲急耳蓋節鉞重臣卽使得請理須候代比代者至則播酋已平矣與其解任以懈軍心不如暫留以濟國事敝部所以覆從科臣之言者以此非敢不體至情也不腆之奠嗣容專上

答支簡亭開府

門下以宏德雅望受 上簡知起自田間畀之節鉞內綏黎庶外折逆萌先聲所至墮其堅壘計成功當在旦暮惟是外寇易摧內奸難折不能不更煩區畫耳

寄趙寧宇開府

翁丈以特簡出撫先國家之急它不暇問獨以資望

如許尚以三品行也再言之政府政府惘然久之深以爲悔欲俟辭朝疏下而擬晉秩乃不報至今遂無可奈何耳地方事聞已定未敢踰度余老師公子甚少兄弟不相悅出居孝感幸在仁人之宇下百凡望培植之孝感令行時弟亦曾以爲託若翁丈一言委之俾之教訓而須其有成翁丈垂德不報卽不佞不啻躬被之矣餘情萬端容另悉

寄孝感縣令

欲出城奉拜會苦多冗今日訊之則公已就道矣甚歉甚歉余老師海內名德而後嗣未顯兄弟不相悅而使糊其口於四方僕甚悼之向曾面託遂承金諾卽此占義風仁政矣少年之人須得名師置之莊嶽乃可望其有成公可爲之區畫如束修等費有不足者僕自覓便相寄耳公幸以親子弟視之若幸而成余老師九原之目可瞑卽不佞千里之託不孤矣至囑

答陳芸窓

別來遂彌時節瞻遡可任依依京塵滿眼日苦酬應以此思孔道賢勞勞可知已丈宏才敏識遊刃有餘主爵累功能而始進之謹俟丈於交戟內耳遠承芳

訊重以大貺敬已登拜代布謝私素節漸涼自愛爲
祝

答郝少泉開府

向者憲節蒞我東省不肖以諸生伏謁臺下推通家
之誼延接而獎詔之一顧增價中心載德以至于今
茲復特膺簡命填撫三韓不佞松楸在郊桑梓在
邑其孰非藉芘于宸宇方擬致咫尺之書布陳賀款
而卒卒未有便乃辱存記使命儼臨誦以周環曠如
面對率爾修謝未盡願言不腆私衷嗣容端致不一

答賈春宇司馬

臺下功在邊陲譽在朝列望在天下蒼生經畧外閫
籌策內樞非臺下誰哉不佞因通家兩世之歡而彌
年缺尺一之候間曠之罪無可解者遠承使命披誦
環周固已飫如飲醇温如挾纊又况重以華幣佳醞
之貺哉長者有命敢不拜德敬因來使布上謝言瞻
企私衷楮穎難悉

答支簡亭中丞

睽違數年未通音驛輒因遞使私布腹心故少司馬
余老師敷歷中外爲時名卿罷官南歸遽先朝露傷
哉吾師不於故園又不於二三子之手也聞其殯宮

寄託孝感都門諸弟子相與謀屬王孝廉往經紀其事而懇兵部差官護喪今猶幸在仁人之境故敢以告惟臺下惠顧同朝之好垂德不報特遣一力風諭諸屬俾他鄉之骨早歸九原則門下如天之福也臨書惻惻不盡欲言

答河道劉晉川公

向在林壑遺落無事固知必無以枯木朽株而支撐凌雲臺之理獨以受恩深重寧有君加之禮而臣不報施及於父而子不報者未能陳力就列而遽委於不能者止於道亦未合私心實欲一竭款款之愚冀

有所感動勢不行而後奉身以退耳來教責以納約自巷無致上下不通反壞國體礙選法老成長慮非淺劣所及敢不服膺奉爲著蔡顧以報 國恩而出出而一無所濟容容自保於心何以自寧乎老伯治水茂績瓠子宣房之役未足以擬榮晉司空賞延於世自是 國家報功常典耳老伯舍孫子而蔭姪孫義高千古君得中山不以封其弟以封其子視此何啻霄壤詢之典例亦自無礙也役旋草勒布復諸容嗣陳不一

答尹春寰開府

臺下撫蒞海邦東禦倭西治河而中平停曠稅蓋往時之爲撫臣者其勞一而老公祖且三倍之朝廷隨事行賞猶未足酬奇績也素冠南還東土滋多事郡縣吏凜凜不自保元元無所歸命跂而南望日庶幾節鉞之復來以爲民天蓋以日爲歲矣不佞向伏林壑絕意雲霄直以疇昔之歸受 恩太重以君臣報施之際抱父子死生之感不容不一出以應 明召蓋爲理縛耳倅旋肅勒代布謝悃披覩何日第有神馳

又副啟

臺下南歸歲且改矣計大事已襄孝思已慰春風煽和栩栩園中爭奇競秀以媚主人此時名園乃真爲主人有耳不佞治圃未成時時念之獨有夢游栩栩當安所屬耶寄蕭漢老書一通敢煩使者

與康驤漢

丈報政闕庭休有成績今論吏治者惟畿令邊令最重而吾文實兩兼之宜有殊絕褒賞而言路久虛徵書未下此時官路中外兩難可惋歎也東征之舉稍覺氣色精明幕府才本絕人心在憂國知必能辨賊第賊此時小却終是避寒難於狂逞耳觀其進退

亦頗似知彼已有着數者海外難踰度能須一大創之然後畿甸海邦可安枕也

答李修吾中丞

不軌之民以惡逆相約結其罪甚於無將坐妖言律猶爲輕比臺下不欲興大獄以安反側甚得策也此事長安中議論似有兩端然此中僅傳其聲與影耳故當以彼中實事爲主至所謂畧其不檢之小節取其保全之大功門下之衡平矣草勒布復諸容另悉

答康驤漢

丈才畧自可異日建牙仗鉞強項彌見力量時事卽不敢知要之清議尚明何至如來諭所言乎行百里者半九十實政懋績卓然已見於天下矣不必更易絃轍只堅持初志而加之以慎雖終身行之可也如何如何

答魏見泉中丞

得教具悉歸意之亟以終養請屢次不報卽有中官之謁恐亦未得息肩也蓋以前上知士大夫所急在進故以不進難之今又知士所急在退故以不退難之耳丈之人品上下共知總有貂璫百輩亦自無損毫髮第歸計難定語曰有四海之名者求退實難丈

之謂矣 國本已定 宗社之福 救草已上而不報尚未得其解先是數日前 命查儀注中外皆知之而伏 闕者聞是而欲邀之功不亦掩耳盜鈴乎主上不信羣臣正坐此輩此亦諫官之辱也政府回疏帶申救疏語說者以 救稿不下見此而怒耳太原云云已具悉矣輿情錄向來未聞也敬復

答李霖寰總督

門下以愛日之誠抱終天之慟兼之子身在遠瞻望慈闈送往事居兩關心曲誰非人子忍不相體第賊滅在即王事方殷節鉞重臣理須候代比推而得請至彼視事必伺半年度二三月之內賊已平矣墨衰從戎金革無避於理原不相妨惟門下勉抑至情速破賊以報國告成功之日即盡孝思之日也草勒布復臨書惻然

答李及泉中丞

承諭寶坻令調遵化甚善第該司稱此君先擬調繁奉旨未允今其縣士民復來懇留似難更易貴屬別有相應者另咨一人即當奉命也草勒布復諸容另悉

答趙壽峯大叅

一別忽忽數年客士有東來者未嘗不詢動定以故知老伯起居甚詳獨恨無便羽付書往耳遠承翰札如奉面談家君新移易水取道都門念生平知己甚以不得至新建華堂爲憾且以行役之苦悔出山之易而羨老伯巖居之適也然雄才宏抱具在公論恐東山亦不能久有謝公耳率爾布復餘具副札併希台鑒不一

答李推府

吾丈高標亮節有識所欽以不隨時俯仰回翔外僚二三兄弟實爲扼腕然正直有必伸之理凡自古任高節者未嘗不始齟齬而終遇合也尺蠖之屈神龍之蟠垂天之羽以六月息者耳吾丈復何疑焉遠承翰札重以多儀披誦周環感悚兩集然不敢以同袍知己之賜夷於常格敬拜命矣肅此言謝別具不腆仰冀麾存

答田易齋兵道

向與老公祖並列交戟下卽未得數侍談塵而向往孚契幾于目成神之所聯不傾蓋而驩不投膠而固矣逮夫塞帷攬轡撫臨海邦某幸叨在部下濃被顧復第以憲度崇巖未敢輕修竿牘而華箋大貺儼然

錫馬三肅登嘉感悚兩集往歲不自意有湖湘之遊
事幸而竣惟臺下芘蔭實波及之謹以賢書附覽冗
次裁答不盡欲言瞻對何時倍有悵戀

答蕭泰嶽司馬

自匈奴稱屬國大者在界華夷嚴疆保今則兼中外
而並臨蒞之計畫一切稟制府寄屬滋重控御滋難
臺下奉簡書以往邊大吏凜凜奉約束諸酋長解
髮貢獻無敢後先周邦咸喜戎有良翰豈但枌榆之
私割榮分寵而已遠辱瑤函重以大貺長者有命敢
不拜德敬因使者布上謝言塞上凝嚴惟爲國自
愛以迓休寵臨楮不任感激馳戀之至

答江澄源中丞

伏承台翰仰悉高識直爲國家紀綱慮非但以同
舟之誼也魏中丞清心素節海內無兩橫見詆誣兼
以罵詈披讀原疏髮上指矣撫臣可叅何官不可叅
魏中丞可誣何人不可誣從此執法之臣乃不得與
言利豎弁相抗何況監司何況府縣小民尚復何所
控語天下事益不可爲矣尊教持論侃侃正氣正骨
讀之凜然部院題覆幸不辱命第回天無策竟託
空言以是爲媿耳率爾布復諸容嗣悉

寄王康字

足下下帷發憤過自刻責以足下積學遠養何難一第古稱斲輪乃在不疾不徐正恐刻厲大過或至傷神傷氣耳憶從吾師遊時髮未及肩今皆過而立之年足下未仕弟嗣未立也功名子息遲速有數不能兩兼耶有志竟成親家自是國器弟所期茫如望洋然亦聽之而已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二十九

